

夷

宋

堅

洪邁著

志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新加坡
進步書局
校印

夷堅志提要

宋洪景廬輯凡五十卷搜集當時之
見見聞聞怪怪奇奇其繁富雖次於
太平廣記而已為稗志中之大觀史
稱其使金不辱大節凜然又曰為學
極精博則此亦泛覽有得之作也

夷堅志序

夷堅志初成士大夫或傳之今鏤板於閩於蜀於婺於臨安蓋家有其書人以予好
奇尚異也每得一說或千里寄聲於是五六年間所得卷帙益覺煩夥天下之恠恠
奇之盡策於是矣夫齊諧之志恠莊周之談天虛無幻茫不可致詰逮于實之搜神
奇章公之玄恠谷神子之博異河東之記宣室之志稽神之錄皆不能無厲言於其
間若予是書遠不過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據依者謂予不信其往見烏有先
生而問之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番陽洪邁景廬叙

夷堅志後序

始予萃夷堅一書類以鳩異崇恆本無意於纂始人事及稱人之惡也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帙成篇故頗違初心如志中人為飛禽建昌黃氏寃馮當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其究乃至於誣善又董氏俠婦人事亦不盡如所說蓋以告者過或予聽焉不審為蛛然以慙既刪削是正而冗部所儲可為書者又已彙積懲前之過止不欲為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縱臆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也

乾道七年五月十八日洪邁景廬叙

夷野志目錄

卷一

張相公夫人

樓煩道中婦人

普光寺僧

劉將軍

淑明殿馬

生王二

河中西巖龍

燕王遠都

五郎君

宋中正

七娘子

護國大將軍

湯武四將軍

杜郎中驢

黑風大王

王德柔枯蟹

李婆墓

宿邊諸尹

小珠山遺卵

吳皋保義

胡煌僕

丹州石鏡鼓

卷二

九龍廟

衛師回

常瑤牛

野牛灘

呂使君宅

聞氏女子

劉承節馬

虞主簿

王宣太尉

熊二不孝

張文寶

方禹寬

汪乙龜

段禪酒樓

姜彥榮

張鱖魚

包氏僕

共相公

張鎮撫幹

雙頭蓮

段祥酒樓

華延年

項明妻

嚴桶匠妻

劉十二

張侍制

李柔

詹燁兄弟

卷三

靳守妻妾

南城驛

錢塘老僧

九里松鰍魚

鄧如川

唐四娘侍女

舒嫩四

龔興夢

游節婦

周三娃

妙智寺僧

湯省元

雷州雷神

劉畫生

劉承議

劉氏二妾

張調夢

灌園吳六

西湖女子

蔣良輔

遠安老兵

巴東太守

林學正

高周二婦

卷四

趙岳州

豐城下度

兜率寺經

吳滲二龍

資聖土地

張尚書

七姑子

甄錡家醮

蔡第娘

章澄娶妻

姚迪功

趙善詩

鄧興詩

童僕臣

徐防禦

黃佐之

青童送筆

鍾世若

羅淮藩

戴之邵夢

錢塘縣尉

符離王氏獄

王揖雙雞

吟張二

甯行者

卷五

簡寂觀土地

鄂渚王媪

隗六母

降州骨淮泉

宋道人

益都滿屠

從四妻元氏

史省幹

關王幃頭

尹二家火

蔡乙兇報

張高義僕

梁小二

魯晉卿

董小七

夏義成

海王三

山明遠

蔣堅食牛

羽客錢庫

薦福如本

復園菜圃

卷六

王彥大家

張四妻

定淘水族

朱琪家兒

董成二郎

管秀才家

馬將軍田俊

翟八姐

吳太尉

大梵隱語

茶僕崔三

楊證知命

黃若訥

吳虎臣夢卜

黃五官人

邵武試院

徐文伯

王茂升

卷七

周氏三世村薦

黃溥夢名

安國寺僧

景德鎮鬼關

狃干一郎

余尉二夫人

董緝兄弟

周狗師

龍漩窩

小隱蛇

朱五十秀才

諸湖僧

洪季立

衢州少婦

人遇奇禍

小江琴

優伶箴戲

三朵花

焦老墓田

再書徐大夫誤

劉氏女

卷八

李商老

張小娘子

顧六者

南陵蜂王

楊戩館客

趙不易妻

紫姑詠手

秀州棋僧

黃巢廟

一年好處

建康三孕

羅伯固腦瘤

茅君山隱士

因揭尊者

英州野橋

單于問家世詞

真揚慧娼

合生詩詞

永悟侍者

廣福寺藏

卷九

復州防庫犬

岳陽呂翁

張二夫人

彭氏池魚

朱司法妾

弋陽女子

勸善大師

荆南猴鼠

陸荆門

潘璋家僧

喻氏招醫

王牙僧

水湯二趙

徐南陵請大仙

南陵美婦人

胡朝散夢

宜興官人

張元幹夢

駱將仕家

陳二妻

江牛屠

卷十

宜黃老人

宜黃丞廳蛇

張保義

九梁星

宜黃青蠶

全椒貓犬

徐千三官人

普靜景山三異

趙主簿妾

王尚書名紙

桂林兵

梁主簿書院

一名主簿

黃講書禱子

劉堯夫

劉暉做官

張詡夢名

吳中小

陳氏賃宅

楊壽子

陳如壩

傅全美僕

卷十一

陽臺虎精

京山鹿寨

王宣樂工

餘干縣樓牌

朱忠靖公墓

江陵村僧

峽州泰山廟

員一郎馬

張十萬女

贛州雷

章僉判妻

玉環書酒

信豐巨樟

孔雀逐鴈鬼

雲門僧鬼

蓬頭小鬼

鄧富民妻

會稽獨脚鬼

孫判官

孫僑擊鬼

孫僑寶劍

易村婦人

潘仙人丹

余氏蛇怪

蜀中道人

應山槐

牙兒魚

蘄州三洞

卷十二

王嘉賓夢子

永日亭鬼

武康二叟

吳江鄭媪

何百九

水精環

應夢寶塔

大錢村

呂氏畫扇

邵武酒家女

緋袍官人

三山陸蒼

王武功妻

西湖菴尼

建陽驛小兒

觀音二贊

莫氏庵蟻

瓦上冰花

海中真武

姜處恭

琴臺碁桌

呂氏綠毛龜

吳法師

人生尾

陸思俊犬

完顏亮詞

寶積行者

何左司

清塘石佛

趙葫蘆

扈宣贊

榮侍郎墳

王雙旗

金雞老翁

慶喜貓報

卷十三

臨安吏高生

許六郎

童七屠

淳安潘翁

湯教授妾

高子潤

鄭四客

聖七娘

呂德卿夢

范諤妻

伍相授賦

董性之母

董參政

南岳廟梁

富陵朱真人

葉祖義

醴陵尉

道州侏儒

開福輪藏

李綬祝火

文迪家蛇

孝義坊土地

西安紫姑

黃陂丞

水太尉

胡秀才

楚場龍窩

朱顯值鬼

卷十四

鄂州網馬

鄂總二犬

竹林院鷓鴣

汝嶺牛虎

三宣二犬

南昌胡氏蠶

天王院古塚

李氏乳媪

范隅官

劉昉明

九月梅詩

程氏樟木

清塘發洪

諸暨陸生妻

茅山道士

黃顏兄弟

平陽王夔

陽春縣

汪氏庵僧

希韓大正

小樓燭花詞

南康戲語

泗洲邨怪

汀州通判

張三娘

樂平民

眉壽庵僕妻

上官醫

王縣尉小箱

闕

卷十五

建康三聖廟

范成績

陳侍制

林夫人廟

謝樞密夢

丁逢及第

李三妻

邱鼎入冥

姚宋佐

熊雷州

邱秀才

姚尚書

侍其如罔

趙積智

婆惜響卜

李氏二童

公安木手

鄭二穀子

陳長三

商德正羊

簡坊大草

復州銅磬

向仲堪

公安藥方

向友正

劉之翰

卷十六

南康神惠廟碑

王百娘

徐熙戴禱子

三趙失舟

德興潭魚

禁中涼殿

韓莊斂食驢

郭大夫

王大卿

營道孝婦

小陳留旅舍女

燕太尉樓

吳庚登科

顧百一

黃衣婦人

盛八說幹

大善寺白衣人

張次山妻

卷十七

范之綱妻

張承事女

如皎鹿母

石城廟神

陳恭公祖墓

廖氏魚塘

海山異竹

寶華鐘

阮公明

人魚劍脊鳥

虞一殺螺

鄭行婆

班固入夢

張四海螂

林子元

楊九巡

治湯火呪

許成悖母

吳升九

邱岑食葷

繆夫人

王監之

朱四客

黃狀元

潘見鬼理冥

卷十八

潘見鬼卜

夏巨源

李朝散

義烏孫道

淮西牛商

李晉仁喏樣

醉石舞袖

上饒徐氏女

證果寺習業

阿徐入冥

成都趙郡王

劉改之教授

烏江魏宰

南陵仙隱客

永康太守

成都哭鬼

施德達夢

張元善水厄

四祖塔

卷十九

金郎中

信州鹿鳴宴

張方兩家酒

餘干譚家蠶

靈山水精

郭教授

馮資州壻

蕪湖龍祠

丁浞科名

趙三翁

建昌士人

潭州都監

范斗南妾

陳堯咨夢

龍溪縣崇

劉監丞

王甌工虱異

王七六僧伽

西湖判官

周氏買花

卷二十

陶太尉廟

仇邦俊家

戚彥廣女

陳靖寶

鹽城周氏女

單志遠

清風橋婦人

淮陰張生妻

王直夫

寶致遠

鍾離翁詩

潘元寧驚夢

櫻桃園法師

李夢旦兄弟

江友埭廟

平陽杜鵑花

蜀獼猴皮

鄭道人

張聖者

卷二十一

石溪李仙

楊教授弟

萬壽寺門子

陳瓊頭

劉黃二道人

箒洋邨鬼

鶴坑虎

師姑山虎

陳氏女為白起

張漢英

雪峰異僧

衫洋龍潭

浮曦妃祠

閩僧宗遠

陳公任

福州民家豬

海船猴

胡仲徽兩薦

王彥模妻

孫知縣妻

章茂憲夢

鄭主簿夢

董丞相祖宅

陳魏公父墓

鄭秀才夢

方翥招紫姑

阮秀才酒錢

孫大小娘子

卷二十二

黃惠州

淡水魚人

成俊治蛇

池州白衣男子

陳氏鬼症

衛承務子

蔡主簿治寸白

鈇掃帚

張子智毀廟

錢林宗

金山廟巫

錢伸之瘡

李巷小宅

獨腳蓮

李興都監

吳雲郎

德化驚獸

善鑑為僧

張氏煮蟹

黃池牛

蔡通判

閩僧如本

太陽步王氏婦

辰州通判

卷二十三

房州保正

辰州地主

張拱之銀

豫章廟神

劉元八郎

妙緣寺

文惠公夢中詩

任道元

關王池

鋪川驛

胡通直

李林甫

鱉癥

青田富室

天台士子

陳使君

黃師憲

禱梨山

太歲堂

能仁長老

香屯渡小童

余氏婢夢報榜

三公神

卷二十四

胡十承務

婺州兩會首

王法師

黃主簿畫眉

邵武秋試

鏡索寺古墓

蒼嶺二龍

黃教授後身

鼯鼠蟻虎

桃源潭龍

河東道人

錢氏鼠狼

許大郎

許容還債

程迪功失明

陸道姑

呂九齡及第

湘鄉祥兆

仰山行功

黃戴二士

雷震雞

卷二十五

許子友

解俊保義

龍陽章令

同州白蛇

安氏寃

蔡州禳災

謝侍御

陸氏負約

蚌中觀音

衡山民

蔡州小道人

苦竹郎君

真仙堂小兒

赤松觀丹

任迥春遊

劉崇班

吳僧符

蒙僧首

郭權入冥

雷斧

柳圓鯽魚

蟻穴小亭

卷二十六

石六山美女

孝感寺石魚

秦忠印背

吳女盈盈

長安李妹

市師貧士相

徐五秀才

東鄉僧園女

姜七家豬

姜店女鬼

顏氏店鷲

程喜真非人

璩小十家怪

許家女郎

周世亨寫經

卷二十七

天慶黃錄

睢右卿妻

大伊山神

倪彥忠馬

劉師道醫

鍾離丞

宗立本小兒

支友璋鬼狂

穎昌趙參政店

張馬姐

暨彥穎女子

蕭縣陶匠

于允升冤鬼

齊宜哥救母

俞一郎放生

沈六家書

傅九林小姐

楊五郎鬼

燕僕曹一

寧氏求子

周十翁墓

葉通判錄囚

卷二十八

秦寧獄

秦寧牛夢

王東卿鬼

黃氏病僕

北朝鎮國物

衛靈公本

李持司法

邢監酒乃妻

朱妾眊眊

趙不刊妾

吳達澤夢

潘三十六

程米夢改名

上請堯舜

摩爺夫人

王元懋巨惡

趙氏屠奴

蒼皮袋

張四殺倡

二姜夢更名

半山兩道人

司空見慣

黃裳梅花

卷二十九

善謔詩詞

范元卿題扇

湯魯手法

朱先覺九梁

節性俞齋長

潘夢旂母夢

邊換師

華亭雨雹

周楚麵

吉州樟木

卜氏義僕

真如院塔

漢張耳碑

道士竹冠

呼延射虎

楊立之喉癰

南京張通判子

陳州雨龍

東海紫金竹

台嶺錢王廟

胡園荔枝殼

鏡湖火鏡

五通祠醉人

長垣婦人

洛肆角簫

唐車廉訪

卷三十

富池廟詩詞

任天用夢

浪花詩

會稽富翁

陳營中夢作頌

泗洲普照像

婺州玉石穴

婆律山美女

甜水巷蛤蜊

興國大乘佛

乾紅貓

建德茅屋女

石碑古廟

曹三妻

葉七為盜

石門珠巖

應天山玉樹

蚶蚧蛻化

周沅州神藥

林劉舉登科夢

吳呈俊

余氏夢松竹

葉氏七狐

李氏宅金龜

桐江二貓

桐廬犢求母

界田義學

卷三十一

鄂州南市女

丁陵兩姻家

詹材狗

夏氏燕

清泉鄉女

洪先輩鼓

黃解元田僕

蘇相士

林子安赴舉

潭州府治

臨安稅院

妙因僧子深

天柱雉兒行

藍供奉

新建信屠

蓬瀛真人

慈湖夾怪

余聽聲

賈屠宰屠

卷三十二

方大年星禽

劉殿丞夢僧

黃州甯氏兒

孫監酒再生

天池廟主

屠撫幹

黃瓊州

興化官人

祝評事

莆田海船

林寶慈

陳秀才女

朱氏乳媪

霍和卿

石城民眼贅

石城尉官舍

花月新聞

王氏婢

碧玉戲盆

金陵黥卒

李萬隊將

吳山新宅

海門虎

吳江二井

奔城湖女子

王氏白金器

伏虎司徒廟

卷三十三

明僖寺鯉魚

真如院藏神

鏡匪草

陳瑞不殺

白木苗

過椿年

郁大為神

西館橋塑龍

浮梁孫宅

華嚴寺僧

武女異疾

新安尤和尚

金沙灘舟人

辰州監押

處州客店

潘統制妾

譚法師

鄱陽縣社壇

蕉小娘子

汪八解元

徐問真道人

歛廳呂明

金神七煞

向生驢

蓮湖土地

卷三十四

雙港富民子

史家塘

盛珪都院

應氏書院妓

馬大夫

邵子深詩

周氏子

招慶寺水

華陰舉子

明州學堂小通

胡彥才女

村民殺胡騎

李源會

薛和夫

王上舍

餘千民妻

煉銀道人

李山甫妻

蕪湖儲尉

茅山道人

金壇翁甥

江渭逢二仙

景靈宮道士

黎道人

開福院主

道人治消渴

景德鎮婦人

卷三十五

溧陽狂僧

鮑固及第

淵明瘞酒

余吏部

石逢時

揚州茅舍女子

巡察都監

陳道暹

朱少卿家奴

無錫木匠

程老枕屏

金山婦人

新安道人

舒道人

嘉魚龍珠

徐廿一

葉妾廿八

楊可人

胡氏異兒

汪四女

白石大王

韓世旺弓矢

姚時可

吳淑姬嚴蕊

天慶觀道人

夢臨補試題

劉職醫藥誤

卷三十六

祁酥兒

諸暨山道人

范端智棋戰

吳琦事許真君

林氏館客全慶附

李彥勝夢賦

二屠鼎烹

張淵侍妾

山門寺僧

朱安恬獄

洞天真人殿

古步仙童

張八道人犬

許寶文女

佑聖觀夢

永寧寺街女子

鬼迎斛盃

江絡匠

彭師鬼孽

槐娘添藥

劉和尚犬

宜城客

卷三十七

許穎貴人

病危不藥愈

建昌道店

鄂州于通判

知命先生

普照明顛

何同叔游羅浮

鄂州元太郎

王樞密招魂

興教寺僧

毘陵僧母

伊憲文命術

巴陵血光

孫致思

李昌言貪

武陵布龍帳

鼎州寺藏心木

宜都鐵冠

觀音寺道人

邛州僧

岳陽楫松

白馬洞天

李主簿及第

管先生祠

屈老娘

孟廣威獼猴

卷三十八

吳長者

觀音救溺

朱陳二縣丞

解脫真言

席天祐病目

梅溪子

月老治痢方

葉武仲母

汪季英不義

歷陽麗人

螺沼閉結

攬事游師媿

程山人女

玉山陳和尚

王一妻

五色難卵

胡婆現夢

蔣山長老師

胡廿四父子

張時鳴洪勝雞

程法師

王發猪

牛頭王

宋毅見亡父

張士儻

操執中

朱聾三八

卷三十九

金容隔織

舒榷貨妾

明湖朱家怪

熊氏石獸

城子塘水獸

三衙墜馬

張三公作牛

葉道行法

萬道士

閻大翁

毛家巷鬼

孫福異禽

觀音救目疾

星月之異

王氏四足蛇

社壇犬

諱德高犬

馬保義文談

書廿七

傅子淵虎夢

馬訓練

杜默謁項王

申師孟銀

橫州婆婆廟

臨安雷聲

湘潭雷祖

易官人及第

詹氏雷硯

卷四十

岳州湖泊

桃源凶盜

趙喜奴

蕭氏九姐

趙珪青妻

費氏父子

高氏影堂

焦氏見胡一姊

郭二還魂

香屯女子

熊邦俊病狀

曹三夫子

鬼殺高二

江十四龜

李天祐

富客陸青

池口鎮牛

李三夫妻豬

周子瑤池仙

蓬萊紫霞真人

程慧新

王節妻裴

湖口廟土地

陳小八子債

蕭大師

卷四十一

倪大博金帶

吳仲權郎中

管鉞刺史

鄒狀元書夢

賴山人水城

鄧生畏蘿蔔

馮氏陰禍

徐氏井龍

雷擊邱十六

饒次魏后土詩

三井中竹木

晉明寺新井

南城毛道人

吳蔡棺異

楚州方夫子

楚州陳道人

聶伯茂錢鶴

劉氏柱吼

懶愚道人

胡原仲白鷗詩

兩黃開登第

項山雉

呂仲及前程

趙希哲司法

卷四十二

楊抽馬卦影

劉樞幹得法

沈承務紫姑

建昌大寺塔

夜見光景

童氏金鴨

張三店女子

洞霄龍供乳

南山獨騎郎君

皮場護葉生

建昌寺塔影

邱簡反魂

涂知縣夢龍

涂朝奉毆疫

陶氏疫鬼

楊五三鬼

湖北稜睜鬼

化州妖凶巫

卷四十三

漳氏食蠱蟆

黃子由魁夢

醉客賦詩

黃奕司法

范十五遇鬼

續仙臺道人

葉照續

錢彥端端

太和劉尉

謝生靈柑

鄧氏紫姑詩

西天監門

道人相施遼

猴豹戲對

羅山道人

胡盧棗

信陽孫青

黃陂紅衣婦

應武解元

小原縣尉

馬遂良口占

衛校尉見楊王

蔣二白衣社

隗伯山

蕭七佛經

王於寨怪物

許生墜馬

卷四十四

汪會之登科

滕王閣火

張翼德廟

王道成先生

邠縣銅馬

長生蝸

王彥齡舒氏詞

惠宗師盤石

清平樂六詞

紫姑白苧

周美成楚雲詞

惠柔侍兒

莫少虛詞

李氏二銘

當塗朱道人

岳陽董風子

孫十郎放生

楊四難禍

華亭鄔道士

佛授羊肝圓

集仙觀醮

鍾匠斫木

趙氏二佛

祝吏鴨報

光山雙塔鬼

卷四十五

徐咬耳

和州僧瓶

復州謝黥

開州銅銚

劉涇洛神針

傅太常治祟

古步王屠

俞傑孝感

諸葛貴致語

癸丑春榜

楊母事真武

霍秀才歸土

楊廿一入冥

鄒九妻甘氏

石門羊屠

顏邦直二郎

韓羽建墓

解七五姐

汪一酒肆客

羅仲寅逢故兄

汪三宰牛

彭六還魂

婆羅樹子

漢卿丹桂

卷四十六

回天寺鐘樓

薛湘潭

曹家蓮花

王五七造屋

樂清鮑貴

王播之魁解

鍾彥昭詩句

趙承之游岱岳

餘杭何押錄

董氏籠鞋

黃州渠油

滑世昌

武當真武祠

王德廣石龜

徐希孟道士

李五郎

穆次裴關難

昌田鳴山廟

楊教授母

仁簡關黎

董待制

卷四十七

獨脚五通

鬼國續記

寶叔塔影

柯山蛇妖

張顯祖治獄

太山府君印

太聖院蝦蟆

方士陰陽丹

符建中

聞人氏事斗

廣州蛇鬥

蔡七得銀器

祖園接待庵

醴陵店主人

羅漢汗池木

鄭伯三妻

琴高先生

畫眉山土地

楊大方

千佛藏寶珠

洞口先生

張知縣被祟

臨淄石佛

陳泰寃夢

連少連書生

卷四十八

北塔院女子

瑞應尊者

鄧都觀事

趙邦材造宅

白雲寺行童

神游西湖

石頭鎮民

劉居晦設醮

新喻張屠

尹大將仕

野和尚

譙氏柿木

張七省幹

鄂氏官舍女子

淮陰民失子

大孤山船

大浪灘神祠

彭居士

城隍廟探雀

舒七不償酒

廣祐王生辰

許僕家豕怪

蘇文定夢游仙

卷四十九

合龍山小道者

壬司戶屋

陳秀才游學

光州岳馬蟲

古田民得遺寶

趙彥珍妻

趙彥典夢

胡廿二郎

九座山杉蘭

黃德昭事太宗

游白虎

雪峰宗一

徐謙山人

楊道珍醫

趙七十總幹

李大哥

魯四公

閩山排軍

麗池魚箔

李小五官人

吳師顏

沈大夫磨勘

卷五十

吳六競渡

衡州司戶妻

東塔寺莊風災

鄒氏小兒

鯉魚玉印

焦母大錢

蕪湖項氏子

東流道人申先生

硬脚道人

涪化殿榜

蔡確執政夢

古塔主

項彥吹笛

王資道及第

林秀才雞

劉自虛斬鬼

電州病道士

相太學道人

安國寺觀音

溫健過異人

楊真人

夷堅志目錄終

夷堅志卷一

宋 洪邁撰

張相公夫人

錢履道字嘉貞京兆咸陽人。北朝皇統中。遊學商號。過郭縣。食程不止。獨一僕相隨。天曛黑。不復辨路。信馬行。到一大宅。叩門將託宿。遇小妾從內出。驚語之曰。此地近山多狼虎。豈宜夜涉。錢曰。適不意迷塗。敢求棲寓一席之地。但不知為何大官第宅。妾曰。是河中府尹張相公之居。相公薨後。惟夫人在。須稟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相見。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杯盤。夫人容色端妍。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皆未所覩。錢自謂奇逢。若遊仙都。情思蕩搖。莫知身世之所屆。拱手敬坐。不輕交一語。諸人以為野鷲。相視笑侮。罷席就枕。俄而燭至。夫人者復來。衆擁之登牀。錢趨下辭避。強之再三。於是共寢。明旦留之飯。錢本漂泊旅人。既稱。懷抱累日。不言去。一夕正歡飲間。聞戶外傳呼呵導之聲。云相公且至。夫人遽起。諸妾皆奔忙而散。錢竄伏暗室。怖不敢喘。因假寐。久之。狐嗥鴉噪。東方既明。人屋俱亡。但己身卧於棘叢古塚耳。狼狽而出。逢耕夫始得官道。衣上餘香芬馥。經月乃歇。

樓煩道中婦人

嵐州宜芳縣飛鴛保村民難言。往樓煩縣中道少憩。逢婦人素衣編髻。年二十許。揖而問曰。我自樓煩來。欲往嵐州。獨行迷路。不知從何為便。言指示之。將分手。婦人長吁一聲。遂仆地。掖視之死矣。言就邸舍。求湯飲灌救。竟不起。傍人過者。見婦人死不明。畏為己累。執以告保伍。遭繫縣獄訊治。難自誣云。殺而取其質。然僵尸無傷痕。又不能供所掠何物。郡遣曹掾明生者審究。呼問言曰。汝實殺人也。對曰。難言也。明生不悟其姓名。再問之。復然。以為疑。乃曰。然則所謂難言者。非汝耶。又對曰。然。明還郡具白。太守別選吏啟塲驗之。但得朽木一片於柩中。無從鞫勦。因縱釋使去。言在家事。父極孝謹。為鄉社所重。至是蓋天佑護云。

普光寺僧

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大子也。既作僧。為街坊化緣。嗜酒不儉。一意狎遊。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還其家。困卧閱一寒暑。忽昏不知人。舉室環泣。少頃。仰首長鳴。頓仆於下。問其所苦。稍能言曰。腰脊之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瘍醫孔彥章視之。乃短驢尾。自皮膚間岫出。父畏醜。狀宣捕。急掩其衣。痛愈切。復裸以示人。然後止。明

日長尺許。又明日通體生毛。首面已肖驢形。數日後蹄鬣俱備。兩耳翹翹然。哮吼悲鳴。四肢據地卓立。儼成真驢。家人議欲殺之。寺僧云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彰其惡報。以懲後來。如殺之。是逆天背理。將為君家不利。於是畜於廄中。而弗施轡勒。驢嘶嗷不已。且亂嚙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有善意。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

劉將軍

金國據齊魯之地。改奉符縣為泰安軍。其皇統二年。累月不雨。漢兒劉將軍為守。禱於岱岳不應。繼致祭龍潭。赫日滋熾。劉怒。令丁夫運石負土。欲填潭使平。夜夢神告曰。天久無雨。非吾之罪。今四海之內。凡一勺之水。則有神主之。吾弗得預。又豈敢上連天律。輒降膏澤耶。幸使君察之。劉寤而愈怒。黎明率千餘卒。益輦土石。投填潭中。比暮遂平。然到曉復如故。劉了不警悟。但竭人力而為之。當晝隆熱。寒風倏起。而雷雷從潭出。山阜皆震。吏民懼甚。劉又督役不已。數日間暴卒。雨乃沛然。

淑明殿馬

完顏亮正隆中。泰安守不室里始到都。款謁東嶽廟。過禮庫祠。至淑明寢殿。地有流

血大驚。躬率從吏周行檢視。見后塑像一指折。血淋漓弗止。而首飾臂釧。及供牀黃白器皆亡失。即捕典掌者繫獄訊治。雖加以峻刑。終不得其實。後因月旦再詣廟。備牲幣奠享。炷香敬禱曰。后宮嚴闕深固。詎容穿窬可入。今獄久不決。必累無辜。惟神至聰極明。願顯示誅殛。以快民意。祝罷回車。明日晚闈卒走報云。殿西素壁間舊繪馬四匹。早忽不見。山下人盡聞馬足響。而不覩其形。久之各銜一人至。一僧一童。行兩胡奴。不室里即策馬往。先謝神威。然後驗問。四囚駢械廡下。如有物執持者。是時有女貞千戶阿失打。虐而斂所部誅求貨賄。其二人無以應命。與竹林寺僧同謀。自殿屋山翼鑽瓦斷椽。經旬日始僅得達。故外人莫知。藏其物於僧舍。童行與聞之。於是具奏朝廷。亮令杖殺千戶。兩奴放為民黔。鼠僧童於遠裔。

生王二

生王二。隴州人。其居在黑松林跑谷。世以畋獵射生為業。用是得名。因與眾逐鹿至深崖。迷失道。正徬徨。次遇女子渡水來。少年貌美。而身無衣衾。視王而笑。王平生山行野宿。習見怪物。雖知為非人。殊無懼色。咄之曰。汝鬼耶。怪耶。女子又笑而不答。良久乃問王曰。爾何人。王始稍敬異。揖而言。本山下獵徒。今日逐虎失蹤。致墮茲處。生

死之分。只在須臾。願娘子哀之女曰。隨我來。當示爾歸路。遂從以行。登絕高峴岩之峰。涉回環過膝之水。塗經磽确。足力不能給。女不穿履。步武如飛。到一洞。有大石室。境趣違寂。如幽人居。不聞烟火氣。寢室尤潔雅。王顧傍無他人。戲言挑之。欣然相就。夜則同榻。晝則出采果實以啖之。居月餘。王念母乏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欲暫歸。徐當復相尋。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別。王感其意愛。他日再訪焉。試與之語。邀同歸。略不嫌拒。攜手抵家。王妻趙氏。既有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雍睦。逢外客至。必驚訝欲避。或獨走入山。經月不返舍。不火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河中西巖龍

金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未效。聞西巖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為緇徒所仰。乃往請之。僧曰。身老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叟來聽講。莫知所從來。疑為龍也。當試叩之。須金吾明旦至此。潔誠以待。李曰諾。如期叟至。李正從僧語。望其入寺。即焚香設席。命左右掖之。再拜致詞。叟驚止之曰。使君屈膝於山翁。敢問何以。李曰。亢陽為災。五穀不熟。萬民將無以生。願龍君慈仁。垂下甘澤。當肇建祠宇。歲時奉禮。以彰顯大神之威靈。惟神念之。叟無言。少頃。掣鬚而歎曰。噫。泄吾天

機者師也。吾死無日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誓以死報。又顧僧曰。吾今以師故獲罪。上穹定降誅罰。吾即死。尸墜於地。然不出此境中。乞為作證明。使合郡民為行壇。七晝夜。庶幾藉此功德。可獲超昇。僧許之而去。於是一雨三日。外邑虞卿報有死龍墮山下。李盡率士庶。召浮屠千人詣其處。築壇場。延慈惠演法事畢。龍見於空中。人言謝曰。吾雖蒙天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得為菩薩龍矣。李為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為蒼龍谷。小說載釋玄照講法華經於嵩山。有三叟日來諦聽。自言是龍。照以天旱令降雨。三叟曰。雨禁絕重。僕不奉命擅行。詬責非輕。唯孫處士能脫弟子之禍。照為謁孫。思遷致懇。是夜千里雨足。三叟化為獺。匿於孫所居後沼。遣使者捕執。孫使解而釋之。事頗相類。

燕王遷都

金天德二年五月。以燕山城隘。而人衆欲廣之。其東南隅曰道州門。西南曰西京門。各有高邱。俗呼為燕王塚。不能知其為何代何王也。及是立標將定基址。東墓正妨礙。議欲剪其北面。以增雉堞。工役未施之數日。都民於中夜時。聞人聲云。燕王遷都。皆出而觀之。見鑿輅儀衛。前後雜運。燈燭爇耀。香風襲人。羅列十里。從東邱至西塚。

遂滅。明夕復然。民以白府留守。張君為請於朝廷。乃遷柱其堂以避之。

五郎君

河中市人劉庠。娶鄭氏女。以色稱。庠不能治生。貧悴落魄。惟日從其侶飲酒。鄭饑寒寂寞。日夕咨怨。忽病肌熱昏冥。不知人。後雖少愈。但獨處一室。默坐不語。遇庠輒切齒折辱。庠鬱鬱不樂。委而遠去。鄭掩關潔身。而常常若與人私語。家眾穴隙潛窺。無所視。久之。庠歸舍入房。見金帛錢綺盈室。問所從得。鄭曰。數月以來。每至更深。必有一少年來自稱五郎君。與我寢處。諸物皆其所賜。不敢隱也。庠意雖憤憤。然久困於窮。冀以小康。亦不之責。一日白晝。此客至。值庠在焉。翻戒庠無得與妻共處。庠懼。徙於外館。一聽所為。且鑄金為像。晨夕瞻事。俄為庠別娶婦。庠無子。禱客求之。遂竊西元帥第九子與為嗣。副元帥募賞尋索。鄰人胡生之妻。因到庠家。見錦綉嬰兒。疑非市井間所有者。具以告帥。捕庠及鄭。械繫訊掠。而藉其貲。獄未決。神召會鬼物。辟重門直入獄。刳取凡同時諸囚。悉逸去。帥大怒。明日復執庠夫婦。箠楚苛酷。是夜神又奪之歸。而縱火焚府治。樓觀草場一空。瓦礫磚石如雨而下。救火者無一人能前。帥無可奈何。許敬祀神。不復治兩人罪。五郎君竟據鄭氏焉。

宋中正

魏人王員外。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狠狼戾。自暴出過神祠。未嘗加敬。或指而詈侮。金亮正隆初。有士人通謁曰。宋中正。既延見。為縱陳禍福。其言似寓譏戒。王不悅。答之曰。天生德于予。禍福其如予何。客曰。君恃力悞諫。匪朝伊夕。受感真君。將下臨君家。速禳之。尚可免戾。王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亦可禱而來。予勿以不根之辭。誑惑於我。客咄咄不已。王叱遣之。經浹旬。又一客緋衣。亦稱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辭。王曰。旬日前有一宋秀才相訪。意欲相恐脇。吾固拒不欲聽。君豈其黨耶。吾平生心於鬼神事。無所畏敬。君衣朱衣而姓宋。得非受感之精乎。復叱之。其人出外。仰天大呼。即有塊火從空飛下。眾爭赴救。王猶鳴張大言曰。不足救也。此不過能焚廬舍耳。俄頃火焰旋轉散為數十炬。王屋即無遠近。一切蕩然。雖金玉堅白。俱成煨燼。其居之側。故有火星廟。略無所損。

七娘子

大河之流。截大行而東注。峻灘數十。水勢湍悍。魚鼈不能停居。其一曰。七娘子灘。山巔有龍女廟。山下民十家。當夏潦。稽天歲有隄防之勞。淪墊之慮。父老雜議。將徙聚

落於他所。士人韓元翁者。老成博雅。為黨里所信。乃往謀焉。元翁曰。吾曹世居此墳墓廬舍。其傳已久。一旦委去。於心終不安。試遷於龍祠。視其從違。乃隨事為記。亦未晚也。於是醵錢。具牲牢酒醴。擇日詣廟。求遷其祠於河濱。擲杯致以請。得吉。卜眾拜而歸。方撰財慮費。是夜風雷大作。聲如頽山。暴雨傾河。狐嘯鬼哭。山下人盡起。皆以為貽神怒。比曉。霽色融怡。一廟儼在平地。尺椽片瓦。無有壞墮。至於壁泥塑像。一切妥貼。面勢平正。基宇堅牢。絕勝於舊。自是淫漲抵廟岸即止。民無復憂。

護國大將軍

紹興二十六年。淮宋之地。將秋收。粟稼如雲。時蝗蟲大起。翾飛刺天。所過田畝一掃而盡。未幾有水鳥名曰鶩。形如野鶩而高。且大脰長喙。可貯數斗物。千百為羣。更相呼應。共啄蝗。盈其喙。不食而吐之。既吐復啄。連城數十邑。皆若是。才旬日。蝗無孑遺。歲以大熟。徐泗上其事於金廷。下制封鶩為護國大將軍。

陽武四將軍

黃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為湍潦所敗。每一修築。至用丁夫數十萬工。金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採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

夜遂命備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口。下有長蛟為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熟寢於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澣以相俟。至於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亦漁携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陡落。即時埽寧。守欲奏以武勳。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為立祠於其處。請於朝封為四將軍。以為龍女三娘子之子。塑像立於傍。靈應甚著。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曾詢其姓第。識者疑為神云。

杜郎中驢

杜溼郎中。河中府蒙河縣上原村人也。世為醫。背業稍給。買里人王氏驢。僅高四尺。然有力善鳴。能馳遠。溼日夕乘跨。而好醉。後驟駢亡度。稍緩則痛鞭之。於是每施鞍輒縮。栗悲嘶。初不知其有懷恨思報之心。嘗往丁村晚飲。回及中途。距家猶十里。欲急歸。加鞭愈切。小童不能追隨。負衣藥筒居後。驢忽蹶墜溼於地。未暇起。為所蹄。齧食其腹。且盡。氣未絕。驢偃偃自還。家人驚異。謂必遭狼虎之厄。而視驢口吻皆有血。諸子秉炬到其處。溼尚負痛能言。昇之到舍而死。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王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為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歸北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於祠下腥羶汗穢盈積如阜不知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真容且有煤漬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四十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烟霧而興冷風激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踉為關闔剪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童汗湯滌無纖埃統軍齋戒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王德柔枯蟹

青州益都人王德柔營新第於北郭既成百怪交興白晝出沒煙氣翳蔚之中神形烏面見人紛紛往來偃肆自若邀喚道術者施法攝治歷數輩皆無效不可甯居於是還舊舍而揭榜於市訪膽智者就驗之狗屠范五素以兇悍著詣德柔求酒饌獨往宿夜且半西廡下砉然大聲起一人從地踊出短身縮項着朱衣形體充臃似年有三十許兩手相擊歌舞庭下范握刀逐之至東南隅失所在范記其處明早發土獲一枯蟹大而赤椎碎投諸水其後帖然王厚謝范屠遂得安處

李婆墓

下邳境內有古邱。相傳為李婆墓。莫知其何時。又言多藏珍寶。積為亡賴。惡子所。睨晚紹興丁巳歲。偽齊之末。羣盜肆行。焚廬發冢。略無虛日。遂從事於李墓。呼聚三百人。番插備集。自晨至午。啟鑿及於地中。棺槨皆露。衆疲困憩卧。或餐乾糲。俄一媪。長七尺餘。髮白面黑。形極醜。素練寬衣。端坐槨上。彈指長嘯。響震林壑。溪谷涓流。一切沸湧。衆怖而散走。須臾煙靄四合。神鬼出沒。或聞聞闐車馬聲。隱隱如雷。移時開晴。一盜有膽者。復往視。已失棺槨所在。但存空穴。嗟悔而歸。五旬中。多暴死。及無故頭顛者。里民為悉力掩壙。且致祭焉。

宿遷諸尹

宿遷大姓尹氏。當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龍虎大酋之壘。獲祖宗御容。與宮闈諸物。寘於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從求貨。弗愜。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服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質。於是諸尹皆棄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為丞。助之謀者。皆補右列。後避北兵。邑人多播徙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朱生輩閱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著青紫袍。張弓挾矢。顧而怒。撼當通衢。

欲射人。周郭趨入酒肆。朱生不覺也。從龍密以告。乃出窺之。皆相引從西去。諸人飲罷。過南畔小巷。到一隙處。遇向者五卒。正身發鏃中周郭之胸。同行者了無所覩。二子即稱心痛。仆地不能起。眾扶以歸。經宿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膈膜。見五臟。月餘而卒。

小珠山遺卵

密州之東百二十里。接海濱有山。曰小珠。雙峰嵯峨。高入雲際。中間一水。清泚可鑒。目為圓頂窳。呼官切金正隆三年秋雨。民行山之隈。至窳側。見一卵在地。可容粟二石。斑斕光彩。異而觀之。乃刈葛藟。絆縛并下山。舉村來觀。數為耳目。傳聞未有。數少年攫之而去。即煮食之。後旬日颶風夜作。震撼天宇。居者百餘家。為風掀舉。躋於山巔。旋落團頂畔。少年食卵者撲死。餘老弱十計。皆無所傷。敗屋朽木。到今猶有存者。

吳皋保義

吳皋十一保義者。符離人。紹興初。從楚州鎮撫使趙立軍。得將尉。長六尺二寸。勇健有力。至三十年庚辰。寓居北神壩。往盱眙。聚亡賴。潛渡淮入泗。東城劫富室王氏。獲金貝二萬緡。時完顏亮方築鰲。移文對境詰索。州縣繪形立賞。格甚厚。皋恬不之畏。

與其黨入楚城呼畫工趙四者。指圖語之曰：汝所畫全與我不類，宜易之。郡守藍師稷使人招致，欣然應命。答對如流，舉止自若。藍以為奇士，壯而釋之。曰：異時邊上緩急，斯人真可用。明年盱眙守周淙擇效用，使臣來捕之。始奔淮北，免屯莊淮。民素嚴悍，莫敢問。獨王雲者，蔑視卑，奮願出力。淙檄捕盜官喬順領戍兵三百，直抵其所。天將曉，鼻聞有呼者，曰：官捕汝。如是至於三，已而兵至，尚率兇徒拒戰。其一人曰李四，叛而從雲，持矛刺其鼻，流血昏倒，遂成擒。雲斬首，其雙目不閉如生。顧衆斜視，切齒。雅雅作聲，見者毛髮竦立。時當劇暑，越兩夕，方到盱眙，擲首郡庭。三日，怒目乃瞑。

胡煌僕

霸州文安縣人胡煌，居莫金口，家稍豐，好義忘利。一僕曰嚴安，執役二十八年，恭謹有信，未嘗輒受傭值。煌與之，則云姑儲於主家，須欲用，乃取，愛惜主物，不妄費分毫。煌待之如弟。嚴亦呼煌為兄，而謂其妻為嫂。紹興庚辰，金正隆某年也。歲之中春，嚴把煌袂入浴室，云有一密事。煌笑曰：非從我索積歲雇直乎？曰：否。嫂與外人私乎？曰：否。然則舍兩者外，何等可密？嚴曰：兄將死，又不以善終，自今七十日，當遭雷震於縣市。弟有一術可救，可信之乎？煌素重其人，告于妻子，皆憂窘莫知所出。後六十日，叩

嚴曰。若果如弟言。大期已逼。所謂術者云何。即授以秘咒曰。才脫兄厄。吾亦從此逝矣。及期。天壤澄霽。四野無雲。嚴燥臺桌檯數層。假僧袈裟蒙其上。至午。烟霧全興。迅雷激電。引煌入伏桌下。使急誦呪。須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尋索。一大神披甲仗鉞。呼諸鬼物曰。胡煌無處求。今已失時。此人既免天誅。且延一紀之壽。吾曹將奈何。霍然而散。日猶未晡。嚴絕不知所在。煌至壬辰歲始亡。

丹州石鏡鼓

丹州之境有兩山塞。曰東池西池。西塞懸崖百尺。嶄峭峻人不可陟。下有石鏡石鼓。其傍勒銘云。石鼓響。兵雲屯。石鏡明。面南尊。紹興中。地雖入北。而秦民聚眾起義。欲歸本朝者。未嘗絕。此塞常屯萬人。來者必擊鼓。寂無聲。照鏡則昏暗。郡人曹布子少貧困。以紡績養父母。故里俗以布子呼之。金天春三年秋。歸身於西塞。或邀之詣石所。試扣鼓。聲鏗然。遠近皆震。洎臨鏡。鏡修明。傍觀者見布子容貌自若。而冠冕若王侯。遂相率羅拜。奉以為主。久之。東塞一聽命。關中羣寇蟻聚無時。爭戰輒敗。而退。歲餘。勝兵至十萬。遂據延安。稱王。然未能二年。卒戕於金。石鏡乃為崇云。

夷堅志卷一終

夷堅志卷二

九龍廟

種州白龍谷陶人梁氏。世世以陶冶為業。其家極豐腴。乃立十窰。皆燒瓦器。惟一窰所成最善。餘九所每斷火取器。率窳邪不正。及鬻於市。則人爭售之。凡出盡。然固莫知其所以也。谷中故有祠。曰白龍廟。蓋因谷得名。靈響寂然。不為鄉社所敬。梁夢龍翁化為人來見曰。吾有九子。今皆長立。未有攸處。令寄身於汝家窰下。前此陶甄時。往往致力陰助於汝。梁曰。九窰之建。初未嘗得一好器。常以為念。何助之云。龍曰。汝一何不悟。器劣而獲厚利。豈非吾兒所致耶。梁方悚然起拜謝。龍曰。汝苟能與之創廟。異時又將大獲福矣。許之。而覺即日呼匠治材。立建新祠於舊址。設老龍像。正中坐。東西列九位。以奉其子。迨畢工。居民遠近和會。瞻禮歡悅。其後以亢陽禱祈雨。不移日而降。梁之生理益於昔云。

宋 洪邁撰

衛師回

衛淵字師回。鄆府東阿人。嗜酒成疾。敏惠過人。而懶讀書。年踰四十。未仕。當盛夏。偕

朋輩投壺聚飲。醉卧牖下。夢身游他所。或報沉酒國。入寇。居民孳老稚散走。淵倉忙伏竄。既還家。盡室皆已遺。停掠。獨行山間。傍徨累歲。無地駐足。忽遇故人閻中孚。李亨嘉。王勉夫三人。相問存沒。告以其孳無恙。淵大喜。語之曰。吾厄困三年。飢寒漂蕩。朝不謀夕。每念平生歡會。一吸數斗。今願一盃救渴。亦無由致。諸君甯有意乎。中孚曰。過此數里。有青帘酒肆。二妹當壚。絕妍麗。盍共訪之。淵益喜。到市果如所言。淵先酌一卮。又令添酒。別一鬟執器。愁慘。淵謂之曰。酒家人當見客。融怡笑樂。何乃如是。鬢泣曰。先輩不知也。適所飲者。非麴蘖醞成。皆人之精血。爾世人居陽間。抱殘餘瀝。崇積殃咎。死則漬其骨髓而為之。淵昧昧不信。妹乃引入後室。巡視大屋中。見羅列著槽器。倏有百餘人。裸坐。男女淆雜。兩大鬼持戟。以次又置槽內。大石壓榨之。血自口流。溢俄而成酒。淵怖慄而覺。小童在側。賓客踞坐。壺矢之聲。方鏗然。遽話所夢。元不移一時。憶其經歷。殆數歲矣。唐人記南柯太守。櫻桃青衣。邯鄲黃粱。事皆相似也。聞善錄所載張生入冥事。頗類此。

常璠牛

常璠。晉州平陽人。父為里胥。蚤死。母攜之。再嫁富民康。得休為人。落魄無賴。德休與

錢三十緡。使為區肆。由是生理自給。而瑤事繼父。畧不知恩。經數年。德休死。視如路人。盡竊其貲。甫三十歲。強壯無疾。死。忽牛產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其姓名二字於脇間。德休二子。讀書識義。不忍露其醜蹟。匿之舍後。牛鳴吼勃跳。觸藩而出。奔迸邑市。觀者故盡知之。康氏遣數健僕。闖逐不可得。徑趨深谷中。不復至。

野牛灘

野牛灘。在洛京之白波。與九女廟相接。金皇統中。秋夜水暴漲。居民遭沒溺者。十室而七。灘下人見羣蛟。激躍崖谷間。推峯破岸。觸處成淵澤。屋廬如洗。田木一空。大雨五晝夜不止。俄有牛數十。出乎峻巔。乘流而下。與蛟鬪於山麓。黑霧雲繞。火光迸射。經一夕乃霽。水循故道。一蛟長十丈。死於祠下。洛都守孟君。率洛陽河陽兩郡士民。精潔奉牲。臨河致祭。頃之有龍見於雲端。駭首如赴。萬眾仰觀。乃知其化為牛而殺蛟者。於是於其地立祠。右二卷皆朱從龍所傳。

呂使君宅

瀋熙初。殿前司牧馬。於吳郡平望。歸途次臨平。衆已止宿。後軍副將賀忠。與四卒獨在後三里。至蔣灣。迷失道。詢於田父。曰。可從左邊大路行。方及半里。遇柏林中一大

第繫馬數匹。皆馭駿可愛。問曰：此誰之居？曰：前邕州呂使君。今已亡。但娘子守寡。又問：馬欲賣乎？曰：正訪主分付。於是微賂之。使入報。良久。娘子看出澹粧素裳。脩脩然有林下風致。年將四十。侍妾十數人。延坐淪茗。扣所欲。以馬對。笑曰：細事也。俄而置酒張筵。歌舞雜奏。既罷。邀入房。將與寢狎。賀自以武夫朴野。非當與麗人偶。固辭。娘子歎曰：吾妾居十年。又無子弟。只同羣婢苟活。今夕不期而會。豈非天緣乎？宜勿以為慮。遂留館。凡三宿始別。贖以五花驄。及白金百兩。四卒各沾萬錢之賜。又云：家姊在淨慈寺西畔。任倩寄一書。握手眷眷而退。賀還日。違軍期。且獲罪。窘怖無計。奉馬獻之主帥。託以暴得疾。故避歸。帥見馬喜而不問。乃陞為正將。後數日。持書至湖上。果於淨慈寺西松徑中。至於姊宅。相見如姻親。仍約明日再集。亦留與亂金珠幣帛。相載以歸。自是每三四日一往。賀妻以獲財之故。一切弗問。嘗歡洽迨暮。外報呂使人來。姊失色。然無以拒。妹至。三人鼎足共坐。少間。招賀入小閣。峻責之。賀拜而謝。過哀懇。再三四乃釋。經半歲。賀妻亡。窀穸之費。皆出於呂氏。乃憑媒約納幣。正為繼室。踰三年。賀亦亡。先有三子。一居市廛。二從軍。令人詣府投牒。分彙裝遺之。而乞身去。姊家同處。明年寒食。賀子上父塚。因訪姊家。姊云：妹已歸臨平矣。又明年復詣其處。

宅舍俱不知所在。唯松林內有兩古墳。賀子悲異。瞻敬而去。

聞氏女子

永州民聞千三。居司理院側。妻聞氏。生女極婉秀。不類市井間處子。因名曰韻奴。乾道丁亥年。十三歲矣。正與祖母同榻寢。夢一道士至。父母具饌延之。既食。呼女前。謂曰。我尋爾久。乃在此耶。探懷出小磁瓶。取藥一粒如豆大。青碧可愛。置於掌中。曰。此丹之功力。能回天機。奪造化。易陰陽。變寒暑。爾有夙緣。當服食。可速吞之。女喜。接才下咽。異香馥郁。道士辭去。女恍惚而覺。藥猶在膈。而香不少歇。以告祖母。有頃。起便旋。則已化男子形矣。於是時。即聞其事。書於丙志中。與此差不同。且以聞氏為文氏。然大略非誕也。

劉承節馬

浙西人劉承節。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於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駐于逆旅。逢數賈客。携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殊不佳。劉曰。吾所齋雖不富。勝此物多矣。出篋發視之。中蓄銀可百兩。客密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仗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刀斷其一臂。眾懼而散。走。主人蓋

同謀者。給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晚啟塗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俟具食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鬪。寡不敵衆。并子僕死。馬適一郵卒過。亦殺之。投尸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蹣跚於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之。車前。踣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是必有冤訴。遣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跪土凝立。滿地血點。腥觸人。四尸在穴。肢體尚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竝坐罪死。

虞主簿

虞主簿。建安人。學問超卓。登第後。注官宜興。臨赴任。暴卒。經日復蘇。云初病困。迷罔時。見一吏揖庭下。曰。府君有命。遂從以行。且百里。足力不能支。懇求少憩。良久復進。到一所。如世間獄廟。引入。望主者。旒冕正坐。乃叩頭請曰。某死無所辭。念父老無兼侍。乞賜以餘生。終父天年。無所復恨。主者曰。汝知前生之事乎。封曰。不知也。主曰。汝昔姓名為陳朝老。今藉其宿學。故聰悟絕人。但一生無絲髮善事。是以福淺。上帝憐汝讀書之勤。與汝一第。所以不食祿而早亡者。正由不曾作福耳。憫汝有養親之志。吾奏于天曹。許延七日。可歸與父別也。遂得還。自知不久。侍父以泣。越七日果死。

王宣太尉

西邊大將王宣。紹興末。禦寇立功。乾道中。為襄陽帥。而卒。後半歲。其麾下故部曲。蔣訓練。出城至檀溪。飲於水濱。一黃衣卒。持令字旗大呼曰。都統喚。蔣問何人。曰。王太尉也。蔣憶其已死。熟視黃衣。蓋舊識。久亦不存。疑不欲往。為所促。乃隨之行。登南門樓上。宣在焉。參伍兵衛。視生時無異。蔣再拜。宣勞問動至。曰。汝家安樂否。以無恙對。又問汝馬在否。曰。被員都統獻了。宣曰。可惜可惜。又曰。汝曾見吾馬乎。對曰。未曾見。顧左右牽青獅子來。少頃而至。則青驥也。極神駿。使蔣騎之。攬轡而上。其去如飛。足不踐地。過人廬舍。徑從屋脊超驥。蔣驚怪。忽忽如醉夢中。既還。即使別去。且命一校送下城。曹騰歸舍。與妻子語未竟。有五兵負錢五萬。酒五尊。云太尉賜訓練。蔣將攜以官券。已失所在。次日得疾。越五日始愈。

熊二不孝

興國軍民熊二。稟性悖戾。父明為軍卒。年老去兵籍。不能營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為命。而視如路人。至使乞食。明垂泣致懇。肆罵勿聽。將訴之官。復不忍。但每夜焚香仰告神天。冀其子回心行孝。如是二年。惡子方從其徒。縱飲聚博。長空無雲。忽變。

陰慘兩脚如麻。雷電交至。諸人對面暗翳。莫能舉目。聞有呼熊二者。良久開霽。不見其人。相率尋覓。得尸於郭門外。剗其兩目。截其舌。朱字在背。歷歷可識。曰不孝之子。時高熙三年九月七日也。

張文寶

建康遊奕軍將李進。勇有力。為隊旗頭。年三十。染時氣。得熱疾。主將命醫。張文寶療之。張素不精此伎。徒欲藉軍中名字。以庇門戶。診脈切證。不能辨溫涼。謂為陰虛。投以附子大劑。才下咽。進覺五臟如沸。澆沃煩悶。痛極不堪。忍罵張曰。附子燒殺我矣。我必死。當訴爾於九泉之下。已而奄然。肌體皆斑黑。葬之三日。家人具酒肴復墓。進附女子言曰。張文寶用藥殺我。今還魂。其妻奔告於統制。遣一校率匠發塚。破棺。則尸已朽。穢不可近。自是張日夕見其在側。兩月而卒。

方禹寬

鄱陽縣人。方禹為郡吏。與凶子楊五有隙。楊從事於馭僮。禹每為所凌。嘗因酒酣相值。即執其裾。禹度力不能敵。卑辭請命。楊弗顧。曳之於地。恣行並踢。傷已甚。傍人勸諫。猶搨之不釋。衆昇禹寸步歸家。因恨迨絕。謂妻子曰。我與彼有夙世冤。今為毆。萬

一不起。切毋訴於官。呈驗吾尸。空插羞痛。但冥紙筆於棺中。自當理之上。蒼言訖。遂歿。妻子銜若冤恨。不復彰聞。楊自以為得志。愈肆凶虐。歷數月。當秋末時。日正中。見禹從遠來。二鬼從其後。俄至前。叱楊曰。爾無故殺我。我起想於幽冥。蒙助我二使。共捕爾。楊欲走。禹捋其髻。鬼又從而擊之。楊哀鳴謝過。禹曰。當爾苦我時。憤窘之狀。亦如此。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豈悠悠閒言詞所可救解。路人過者。見楊垂頭慄慄。往復自語。且以手搥面。流血不止。為報家來視之。尚能道所遇。頃之而死。

汪乙龜

鄱陽市民汪乙。居倉步門外。販魚鱉。供衣食。乾道三年秋月。至湖上。以錢二千。從漁者買一龜。其重百斤。還家。寘諸室內。夜聞呻吟聲甚哀。明燈照之。乃龜也。見汪來。昂首作人言曰。願救殘命。放歸江湖。當思所以報。汪愚而忍。以為怪。持大杖笞之數十。猶乞命不已。鄰叟聞而異焉。披衣起。喚汪。勉其縱之於水。不聽。明旦。叟又率他居者。同勸止。且欲眾出錢償其直。竟不可。後三日。殺之。未幾。坐事繫獄。遭柩家日以貧。與妻皆餓死。

段祥酒樓

鄱陽郡胥段祥。主酒務榷酤。縣治之南。舊有酒店。重樓顛潔。素為山魃所據。歷歲久。人莫敢登。每陰晦之夕。則拋擲瓦石。擊壞罌甕。翻潑水漿。淳熙三年。祥嘗量其事。深以為慮。乃與他少年。羣議之。密蓄利刃。散伏戶外。及墟側。數人入室。守視。又縛大雄雞。置甕邊。祥親執短矛。願坐以俟。時當秋八月。二更後。聞有喘息聲。頃之一物身長六尺餘。裹軟脚唐巾。綠袍角帶。曳黑靴。持手版。從樓而下。搯版擅臂。欲至甕滌器。聞雞振翼。化為狸。俯伏於地。將溲。祥運矛。搯其喉。聲如狐鳴。眾共擒殺之。剝其皮。斑爛可愛。煮肉分食。無餘。樓怪遂絕。

姜彥榮

鄱陽醫者姜彥榮。淳熙十二年。遷居豐泰門內。因夜歸。停燭獨坐。尋繹方書。見老人拊戶而立。注目視之。已不見。知其為怪。而未暇窮其迹。他夕赴市。民飲麻。醉歸。復遇之。灼然可識。顰眉白首。鬣髯如雪。著皂綠素袍。姜大呼叱之。沒於地。姜曰。是必窖藏物。欲出耳。遂明發土。二尺許。獲銀小錠。重十有二兩。復劇之。鏗鏗然。聞金革之聲。堅不可入。姜慮無妄之福。或翻致禍。乃止。

張鱖魚

鄱陽陶器店馭張廿二。醜面闊口。屠市呼為鱖魚。乾道癸巳。因通負稅。直多不能償。與妻相繼自經死。有子幼。蒼塔陳昉主其家。淳熙庚子。昉偕同里朱生往都昌魚池。索漁戶債。正飲酒于肆。見張從一黃衣急足來。方怪懼。已至前。厲聲叱昉曰。知汝在此。故來需汝性命。昉再拜拱手。邀入坐。不許曰。我更喚丈母來。共汝理會。少頃果同妻抱嬰兒復來。揮鐵尺擊昉。朱奪其尺告之曰。汝女兒分付丈夫隨我。今若殺之。何如出手。張曰。吾死七八年。因繫陰司。受無量苦。塔全不救拔。此嬰兒亦因渠一拳而夭喪。安得索休。適尉曹兩弓兵過。覩其紛爭。不知為鬼也。亦語之曰。汝無故白晝打殺人。定當累我。張乃顧黃衣曰。為我追此人去。黃衣曰。須是先于泰山府君處下狀。得文牒乃可追人。豈得專擅擾擾。薄暮。張夫婦及黃衣就買酒處僦宿。昉與朱并弓兵鄰室而處。略無人鬼之辨。張終夕詬昉。又使黃衣返其家取錢。良久負二十至。弓兵問所自。對曰。在張家桌下取來。初時左門神見拒。而右戶尉為我通報。故得之。明旦與朱陳復同塗到鄱城西北蠟州。忽不見。昉抵所居。猶歷歷聆張聲音。旋卧病。踰旬獲安。幸不死耳。

鄱陽包氏居蠡州門外。買一馬付其僕程三養。視日浴之於放馬塘。常為白頸鴉登背拋糞。深患之。遂去復來。於是敲針作小鈎。貫以長縷。從馬腹旋繞至背。挂餌於表。鴉啄餌吞鈎。不可脫。程別其雙目睛。懷歸舍。求酒於主家而吞之。自此眼目日盛。能歷覽鬼物於虛空間。嘗與包婢在廚。見一鬼瞠目抱舌項下。纏索履門闔。窺職。程持杖擊之。呻呼窘怖。冉冉入地而滅。蓋向時有縊死於彼處者。後每出野外。必有所覘。雖似人形。而支體多不具足。厲怪望之。往往奔竄。或人謂千歲鴉。且能洞視。程所吞者。其是歟。此卷亦得之朱從龍。

共相公

南康都昌縣盧衝民劉四秀才。紹興四年十一月。暴卒。為兩吏領至幽冥中。入閻王殿庭下。仰望陛基高可一丈許。王隱几坐其上。其前立巨牌。碧字標云共相公。知此劉默念世間安得有此姓。初未嘗發言。王顧語左右。似有生人氣。吏質劉曰。適汝所說何事。劉不敢答。辭曰。未嘗啟齒。再三逼之。乃道所念。吏叱曰。不可洩漏。此是饒州洪石相。今作閻羅王。少頃。王命吏押回。劉歸途歷數獄。見罪囚苦楚。驚悸之極。吏舉袖掩其面。遂蒙無所覘。行三十餘里。始釋手。別又有一殿巍然。僧合掌升高座。前有

黑光桌鋪白紙一張紙上數蟲蠕動僧下座執隨求法環搖撼作響問劉曰汝在生修何善業對曰無可紀者僅能持高王觀世音經耳僧曰只此是也放汝去汝來已經三日恐汝妻壞了宅舍宜亟遷吏即引行過澗水兩重躍而寤次年二月劉生鄰人葉百一至憲臺投牒館於逆旅黃氏與人說此予不服親審也因記文惠公頃遊廣府府帥方務德因留攝幕廬與其弟稚川同官稚川名洪胥吏倡優避其名呼公為共通判而洪氏所出本共工氏之後故左傳有晉共華魯共劉皆讀曰恭至漢乃于左方增水云

張鎮撫幹

鄱陽張鎮者忠定參政之孫為湖北安撫司幹辦公事紹興四年十一月參議官張廣滿秩鎮送之於沙頭留飲至二更乃還城方就寢而府市火作鎮起從主帥樞密出視歸已夜分天未明忽連聲稱救救妻秦氏呼問之瞑目不語頃之而絕先是十日前遣一鯨持信掩至德興半塗覺肩重自是日日頓增殆不可負嘗擲之於地曰莫是裡面盛著死人頭如何更擔不起過江上渡以語舟人舟人試舉之亦云未嘗有遠路信物如此重者既到張氏宅鯨納書于鎮父通州使君堦啟掩但鹿脯耳

才出外。便為物所擊。為鎮聲音責之曰。汝在路如何得罵我。默謝不敢。俄直入至父母處。泣而言曰。死生定數。無所復恨。鎮未有子。新婦難以守寡。畢喪後。乞遣歸其家。大姊媿居歲久。雖有一兒。亦非久遠計。願別為謀。終身之託。默旋仆地。移時乃蘇。通州愕然。憂疑鎮正其室。范氏所生。尤以為感。又兩日。凶問至。然則默西來時。鎮之神識已憑之矣。悲哉。死時方三十五歲。秦氏堪之女也。

雙頭蓮

鄱陽高嶠。就館於邑宰。以無訟常為學舍。池中蓮花生雙頭。丞賈煥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在吳興鄉校肄業。直廬後產此花。守兵白教授。率諸生來觀之。折取諦翫。葉間隱隱有金書先君姓名三字。諸人共致慶語。勉令力學。以來歲大魁。相期輕薄子。翕然笑曰。賈癩子作狀元。是天下無士人也。時正病瘡。遍體故云。至秋獲薦。送廷對為第一。賈名安宅。

華延年

處州士人華延年。字慶長。入太學。隸禊身齋。嘗與同舍聚坐爐亭上。齋僕報處州陳官人參齋。華奮躍而起。喜色可掬。眾異而叩之。曰。往歲過三衢。詣老劉卦肆。未占得。

詩曰。邠鑑總龜。如住學。未見才名能廣博。希點若來參學時。同年從此不須疑。今陳君者。正名希點。蓋比歲。葛鄭蘇三先生為學官。吾三試南宮皆不利。而陳亦阻憂患。不得到省。茲其有同年之兆乎。果以高熙辛丑同登第。希點字子與。為第四人。

項明妻

餘干洪崖鄉。嶼岷山民項明。取倡女胡氏為妻。十有餘歲。生一女而死。隆興二年。有巫從於他鄉來。言能致亡者魂魄。項令召其妻。隨命即至。項無所覩。女已二十歲。獨見之。真其母也。遂留止不去。夜與夫同榻異衾。而與女共處。凡所需索。悉憑女以告。兩月後。忽云。父母來。仍攜僕從。欲飲食。項即辦供具。初同席鋪設。妻曰。主僕不當均禮。乃別置焉。繼言。吾父室廬損敝。擬建新居。求錢助費。與焚紙鏹數百束。又云。錢甚多。無人輦送。乃喚畫工作兩力人。既成。嫌其矮弱。復會之。俄告去。曰。欲借二親治屋。經月餘。再來所親李媪訪其夫。夫不曉問。女云。已被阿娘於腰間打一杵。媪歸。腰大痛。不能行。卜者占胡氏為祟。禱之始愈。相處一年。漸縮小。其竟也。殆如嬰兒。遂不見。

嚴桶匠妻

饒州民嚴翁。為桶匠。居城外和象坊。妻生三子。皆娶婦。嚴死累歲。妻以高熙庚子四

月亦亡。三子有孝心。停柩於家。七日方作齋。會姻戚咸集。一蝮蛇俗稱鼈鼻者。長五六尺。忽從柩下出。蜿蜿蜒蜒。了無害人意。見者異而視之。蛇昂首向子。點頭者三四。眼中流淚。若欲悲訴。然或擬舉杖加箠。子遮止之。鄰媪乃問曰。爾是嚴婆耶。點其首。又問何處是爾靈座。即直赴其所。良久復出。又問三婦房何在。皆隨聲而往。問三子亦然。既罷。徐徐入戶。限內不知所之。

劉十二

劉十二。鄱陽城民也。居槐花巷東。以傭書自給。為性倔強。當夏夜。與妻子露坐於小庭下。見一物從外門而入。狀類人而頭如斛大。無肢體手足。雙眸睥睨。暗光閃爍。疎耳哆口。勃罕造於庭際。劉氏大小駭走。旋失所在。明夜復然。自是數來。家人慣見之。稍不怯畏。隨伺其何往。乃至屋後大木下。入地而滅。凌晨命鍤掘其處。於三四尺底。得古石龜。齒多缺落。獨兩眼存。取斧錐碎之。戢戢流清血。舉而擲諸江中。怪不復至。

張侍制

鄱陽市民李十五。買屋一區于他巷。移居未久。每朝暮常觀室中變怪。或星光勃鬱。若撒沙之狀。霍辣有聲。李家人畏有奇禍。別僦舍徙焉。而以其居轉鬻於人。張南仲

侍制以百千得之。自往督夫力葺治。見中堂大石。清激溫潤。遣僕舉之。獲白金器數百兩。或云二十錠。咸謂地寶自有所係。非李所能享納也。

李柔

衡州倡女李柔。以慧黠善歌舞。為士大夫往來者所稱賞。年才二十餘。遇疾而死。郡馭卒王先與之同里居。時被命詣錢塘。回至壽昌縣。相值於道。訝其獨行。詢之曰。今欲何所往。曰。欲到臨安看郊禮。卒曰。何以不攜婢僕。又不乘輪。但一婦女單子。遠途豈得為便。柔笑而不答。既分手。柔曰。君到吾家。為寄聲父母。言我在路平安。卒許之。及還。首訪李氏。知所見者鬼也。

詹煇兄弟

臨川士人詹煇。淳熙丙午春。夢人告云。汝欲獲鄉貢。須遇當世之賢者。乃可。煇寤而思之。列郡秋闈考官。不過州縣一命之吏。渠知孰為當世賢者。適以語人。弟燮戲對曰。試官若考中吾之程文。則可謂賢矣。相與大笑。迨入試。乃文帝敬賢如大賓。賦煇悟向來之夢。倘用以破題。既為的當。且不陳腐。不雷同。遂于第一韻領聯云。凡當世之賢者。如大賓而禮之。及揭榜。煇為賦魁。燮亦偕薦。是歲以賦求舉者三千人。惟

二唐兩擅場信非偶然者

夷堅志卷二終

夷堅志卷三

宋 洪邁撰

斬守妻妾

斬春太守不敬紀其名妻晁氏性酷妬。遇妾侍如東溲。嘗有忤意者。既加痛楚。復用鐵鉗。箝出其舌。以剪刀斷之。妾刮舌忍痛。不能語言飲食。踰月始死。後其家設水陸齋會。僧方召孤魂。晁窺屏間。正見故妾手持刀鉗二物。流血滿身。就位享供饌。怖而奔歸。為傍人言。深有悔懼意。尋得疾。呻吟之際。但云妾督覓責償。勢必不免。斬守許以佛經。及多焚楮錢。祈釋其寃。晁云卒不可數日而卒。

南城驛

孟必先子開。為建昌教授。淳熙十年。將受代。暫假南城驛寓居。侍妾張燈於臥室。謀其子讀書。孟之房才隔一窗子。忽見一物。狀如貓。而有毛潔白如雪。自室突走出外。報其母。共持燈跡探所向。孟聞其紛紜。亦疾趨往視。甫下廊廡。兩室皆摧壓。器皿椅桌。當其下者。悉糜碎。非白貓示變。孟氏一家且斃命。嘻。其危哉。孟今除桂陽守。此驛素多怪。前後處者皆不甯。茲乃能為人福。可洗積愆矣。

錢塘老僧

錢塘民沈金施永。皆以捕蛙為業。政和六年。往本邑吳芝鄉。投里民李安家寓止。彼處固多蛙。前此無人采捕。沈施既至。窮日力取之。令兒曹挈入城販鬻。所獲視常時十倍。一日施先歸李館。逢老僧扣門謂曰。吾鄉羣蛙之受釣。發端自汝。今滄海所產萬計皆空。暴殄天物如此。將招業報。速從此改業。尚堪贖過。不然非吾所知。申戒再三。施了無後改意。僧去而沈來。具以告。沈曰。野和尚如何敢預我經紀事。使我見當與痛打一頓。汝却縱使去也。施言尚可追及。乃相率而逐之。行一里許。無所值。責其妄語。結已。吐吐慢罵。施不能堪。與爭鬪。沈益怒。就取常用剝蛙刀刺之。中脇即死。保正擒送縣。東平鞫。時為邑宰。鞠其獄。眾證既孚。物色老僧。杳不可得。沈竟坐殺人尸於市。

九里松鯢魚

鞏庭筠為錢塘宰。與杭州士曹張顯正。縣尉錢紹彭。同游天竺。過九里松。見流水中小鯢魚。相銜逐隊而嬉。才長二寸許。戢戢可愛。從者以器攬取。鞏邀二客下馬步觀之。行百餘步。到水際。得一穴。穴中水溢溢。群鯢迸出如雲。其多不可計。傍側有酒廬。

試訪其故。答云。向有陳翁者。專為貨鰥主人。凡自餘杭門入者。悉經其手。乃敢售。晚年遷居此地。自賣爨鰥。夫妻近日併亡。無男女治後事。里巷為埋瘞於一穴。比以積水所潰。冢土傾摧。每見鰥從中出。常時未省有之。不知何為也。畢與客憮然驚歎。此翁媪墮鰥類。以償業債。即命里正取其骸。付漏澤園。送鰥於西湖。予所記煤鰥翁亦爾。

鄧如川

將仕郎鄧增。字如川。建昌諸鄧也。以父武岡太守昌國恩得官。為人疎雋少檢。頗工製小詩。作大字。娶宗室朝議大夫子塗季女。絕有色。未及從宦而亡。家素貧。趙無以守志。才服闋。攜其二兒適南豐富室黃氏子。甫一月。黃夢鄧至。謂之曰。汝何人。乃敢娶吾妻。吾今受命為瘧部判官。汝宜速罷昏。不爾將行疫癘於汝家。至時勿悔也。黃驚寤而懼。雖甚慕戀。趙不得已。亟與決絕。踰年後。趙益窮慙。或曰高無炊煙。又嫁南城童久中。越數月。亦夢鄧來責數。且云當以我臨終之疾。移汝身。童方溺愛。不謂然。果得風勞之疾。如鄧所感時。二年竟死。

唐四娘侍女

右從政郎楊仲弓。習行天心法。視人顏色。則知其有祟與否。乾道中為道州錄事參軍。受代未去。因出行市里。逢小胥呼問之曰。汝必為邪鬼所惑。不治將喪身。胥謝曰。無有。連日三遇之。皆不肯言。楊曰。汝不怕死耶。告我何害。此祟非我不能治也。胥聞其語。始怖懼曰。實與鄰室女子私通。相從已久。雖不識其家。但舉措嗜好一切與人不少異。無復可疑。今所云若此。豈其物乎。楊曰是矣。汝秘之勿洩。宜預備長綵線。串以針。今夕來時。密縫其衣裾。仍匿彼冠履一二種。正使是人。固足為戲笑。不然便可推驗矣。胥故奉戒。女至。悉如之。雞鳴女起。而失翠冠。及一履。意狀荒擾。尋索勿得。胥但佯寐。陰察其所為。天且明。怫然而去。胥視二者。乃捏泥所製。即携示楊。楊行法考訊。遣吏徧訪羣祠。蓋城北唐四娘廟侍女也。胥往驗之。真所偶者。頭上無冠。一足只著襪。綵線出於像背。楊誦咒舉火焚厥軀。胥得無恙。唐四娘淫祠也。楊終于郴州理椽。營道尉史何信。九疑道士李道登。皆見其事。

舒嫩四

淳熙元年。道州甯遠縣民蕭淳禮。與故吏歐陽暄等數人。共率邑里錢。就九疑觀建黃籙醮。仍約以餘資作鐘樓壇屋。往往虛數。乾沒眾莫得稽考。後五歲間。主事者多

死小民舒敏四被逮入冥所見皆本色人其親戚先亡也亦或在到一官府一囚桎梏繫廊下傍側積錢甚多近視之則淳禮也問所坐何罪頓眉而答曰正治九疑醮事曰是役也惟君用力最勤於公家而何預反見拘執淳禮曰此陰府耳吾實於斯有欺隱故獲遣獨重舒方悟其已死亦自悲愴又遇舊識卜人蕭淳相與揖語曰汝勿恐當得復還旋踵而甦蓋已奄然三日矣是時同邑黃中立亦會中人臨病篤言為黃衣卒來追理對九疑醮事隨語而殂。

龔興夢

潭州人龔興乾道四年冬與鄉里六七人偕赴省試過宜春謁仰山廟祈夢興夢至官府見柱上揭紙一片書龔興不得四字而不字上下少不聯接既覺殊不樂自意必下第及春榜至興中選餘人盡斥始以語人謂夢不驗好事者曰不字斷續如此乃一个也神言龔興一个得耳豈不昭然。

游節婦

建昌南城近郭南原村民甯六素蠢樸一意農圃其弟婦游氏在儕輩中稍腴澤悍戾淫洩與並舍少年姦竄每側目唾罵無如之何游嘗攘雞欲烹甯知之入其房搜

索得難以出。游遽以刃自傷手。走至鄰舍大呼曰。伯以吾夫不在家。持隻雞為餌。強腸汙我。我不肯從。懷刀見殺。幸而得免。甯通無妻。鄰人以為然。執詣里赴縣獄。獄吏審其情。實需錢十千。將為作道地。甯貧而盡。且自恃理直。堅不許。吏傳會成案。上于軍守戴顛。不能察。且謂閭閻正婦。而能守義保身。不受陵逼。錄事參軍趙師景。又迎合顛意。鍛鍊成獄。奏之。甯坐死。而賜游氏錢十萬。令長吏歲存問。以旌其節。由是有節婦之稱。郡人盡知甯寃。而憤游氏之盡。竟以與比近林田寺僧通。為人所告。受杖未幾。抱疾。見甯為祟。遂死。時淳熙四年六月也。其後顛為提點刑獄。延重劾罷趙賊。敗去官。軍縣推吏一死一斤。皆相去年歲間耳。

周三蛙

南城田夫周三。當農隙時。專以捕魚鱖鰕為事。而殺蛙最多。至老不輟。淳熙十年得疾。不能名其證狀。初覺腹中一物。往來胸臆間。漸痛楚攻劇。飲食不復入口。家人引手摩拊之。隱隱若數蛙蠕動於內。久之益擾。宛轉一榻上。跳擲簸頓。呻吟哀鳴。與蛙受苦時不異。凡一歲乃死。

妙智寺僧

建昌新城縣妙智寺。以田皆上腴。會寺僧盡死。寓客呂郎中。方來郡城卜築。垂涎其產。囑諸邑宰張君。欲承佃。呂之女嫁軍守孔縉之弟。張畏其扶勢。遂給與之。寺以是廢。庖井屋室。亦毀撤無遺。張臨受代。夢客通謁。自言為妙智寺土地。以田為請。曰。可令呂公見還。而別命僧主持香火。修理院舍。不然且速禍。凡三夕。連夢皆然。及罷去。復夢來謁。而加懇切。張悔懼。具告呂。呂殊不顧省。張調湖北安撫幹官。未赴而卒。呂夢張服緣袍如平生。偕寺土地來斥數其貪。仍誓以谷。謹申言再三。呂竟不聽。其長子又從而羽翼之。未幾。出守蜀中郡。行武昌而死。長子繼亡。

湯省元

荆陽湯瑋君實。為士人時。游學於清江。每往來必過宜春。淳熙甲辰。謁仰山二王祈夢。是夕。夢行通衢。二士同塗。揖問姓氏。其前人云。姓王。其後云。歐陽。少頃一吏如典謁者。邀赴公燕。到一處。崇門華屋。二少年衣冠燁如。若貴游子弟。與之坐。置酒高會。席罷。徑起。但一僧在側。相問訊。拉詣別館。見一鐘絕大。挂於架。湯撫摩之。謂僧曰。試叩之如何。僧曰。鐘雖成。琿經洪鑪陶鑄。乃可擊。今未也。又問其故。曰。今擊之。其聲止聞一方。若得洪鑪冶之力。然後鳴。蒲牢以撞之。當播宣四方。非茲日比也。遂驚悟。

歲在丙午。潭州秋試。以第三名中試舉。首則王顏。次則歐陽開。丁未南省。湯魁多士。子實典貢舉。乃悟洪爐之兆。蓋默富姓字。夢中二少年。疑為王子。僧者。小釋迦云。湯作記刻石。茲僅傳大略云。

雷州雷神

淳熙丙申。桂林連月不雨。秋冬之交。農圃告病。府守張欽夫。杖遣吏卒持公牒詣雷州雷王廟。何時間當雨。既至投牒畢。宿于祝官之家。是夜駛祝同夢神令。具報云。明年上元前三日。方有微雨。仍以錢二千與來使。且命於牒申併言之。又諭駛曰。錢須令左司見。駛拜謝。且往辭。得牒及錢于案上。歸塗乏使。遂用所攜錢。至復命。張視牒問錢何在。時纔餘百錢。探懷取呈。猶銅錢也。張顧左右轉接諦觀。則變為紙灰矣。至正月十二日。果得小雨。僅能灑塵於沾溉。殊無補。

劉晝生

建昌新城劉晝生。因往近村鶴源寺。歸次山庵間。值雨。趨避道側樹下。聞人吐吐語。聲。顧見二婦女冒雨偕行。一老一少。遙謂劉曰。我輩從汝索命。于今五十年。天涯海角。尋求且遍。原來乃在此。劉曰。我平生不曾殺害人。又年未三十。汝乃稱五十年相。

再。其是錯也。二婦同辭云。其實為汝所殺。安有錯悞。今必不相捨。劉甚懼。奔至旅店。具為主人言。方共差異。而已在傍。主人無所略覩。以為病狂。引詣一室。少憩。俄復出。如廁。解衣帶。欲自經。人急救之得免。左有廣祐王行廟。主人使拜禱祈福。二婦隨之。不置。笑而語曰。汝欲謁大神。而買香不費十錢。如何感應。劉徑入懇請。才出門。即仆地昏卧。移時灑然。云似夢非夢。見神緋袍象笏。據案治事。命吏檢簿。既而曰。劉生持十齋至誠。特與展一紀。立放還。二婦拱俟庭下。相視掩泣。若不從狀。神叱責乃止。遂平安如常。旬是絕不暈。時淳熙初元。不知今存否也。

劉承議

劉旦字德達。新城人。紹興十四年預鄉貢。得一夢。不以語人。至三十年。登科。踰二紀始改京官。才至奉議郎。不考課。妻子推迫。姻朋勸勉曰。若執志如此。安得延賞及後人乎。於是勉自陳。遂轉承議。俄過光堯慶壽。例賜磨勘。請從此為員郎。只旬月事。殊過望。慰喜未幾。自通判陳州代歸。卒于九江舟中。方無恙時。取所被勅告緘封之。而書其上曰。俟吾冥日後可開。及歿後。家人乃啟視之。蓋述宿夢。言見一異人戒我曰。君仕宦至承議郎乃止。殆是神告。故向來深不願違此秩。然賦分既定。懼非人力所

能轉移。子孫宜用為鑒。聞者以劉為知命。恨其不踐初心云。

劉氏二妾

從事郎劉恐。吉州安福人。歷陽守子昂之子也。喪其妻。使二妾主家政。一既生子。又娶於高氏。携媵婢四人。淳熙初為道州判官。高氏妊娠。是時妻子年十二矣。妾性悍狡。慮正室得權。則異日將分析資產。且已寵必衰。密以淫邪之說蠱惑之。而高志操潔清。復不妒忌。無疵玷可指。謀不得施。但日夜教其子。伺乃父出治事外。或對客輒啼呼奔叫。恐甚愛此子。每歸時。之于無言。而于屏處訴云。為母所棄。恐固已疑焉。一日饋食。妾親手作羹。倩一媵持以與子。有針貫於菜莖中。子微為所刺。吐之大呼曰。人欲殺我。恐驚問。見針窮詰所來。二妾共證。謂媵承主母意。規兒性命。恐以為然。盡執四婢。送獄訊鞫。不得情。郡守念閨門茫昧。難以真法。只撻杖而逐之。高氏竟懼決絕。外間皆明知為誣。恐獨勿之悟。旋用他事罷去。甫還鄉而卒。

張調夢

張調字和中。宣徽使堯佐之孫。以戚里補官。初筮仕。夢登三層閣。其高層緣壁上下。列漆牌百。書人官職姓名。以雄黃塗飾。其一牌刻曰。右朝某郎。通判某州張某。凡某

字處。皆為烟霧隱蔽不可辨識。是時文階寄祿未帶左右字。竊異之。一人在傍言曰。此乃元祐新制也。嗟嘆而寤。又三年左右之制始行。張後歷知撫州。崇仁縣官朝奉郎。繼通判南劍州。以母憂不赴。後調龍陽軍使。自是無宦情。凡十年不求陞轉。故人適為尚書省都事。經為陳牒于吏部。再遷右朝請郎。思名位已溢。默默不樂。果終此官。崇仁鄧軻為張撰行狀。載其始末。

灌園吳六

臨川市民王明。居屋間販易貨蓄微豐。買西城空地為菜園。僱健僕吳六種植培灌。又以其餘者俾鬻之。受僱屢歲。紹熙辛亥。力辭去。留之不可。王殊恨恨。未幾。夢其至。趨役如平常。責之曰。汝既去。何為復來。對曰。自九月六日到此矣。覺而疑焉。俄聞其既死。他日詣圃。見傭耕者言。數夜前犬生兩子。其一不存。王始悟得非吳僕乎。問何時。曰。初六日也。以夢告之。傭曰。近鄰圃人妻。當夜亦夢如此。因往視新犬。方開目。試呼吳六郎。呦呦若應。然王氏謂其生前貨疏。隱其直多。故受此報。

西湖女子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游西湖。獨行疲倦。小憩道傍民家。望雙鬟女子在

內明艷動人。寓目不少置。女亦流盼寄情。士眷眷若失。自是時時一往。女必出相接。笑語綢繆挑以微詞。殊無羞拒意。然其頃刻之歡。不可得。既注官言歸。往告別。女乘私間語曰。自與君相識。彼此銘心。將從君西度。父母必不許。奔而駛亡。又我不忍為。使人晚夕勞於寤寐。如之何則可。士求之於父母。言以重幣。果竣却焉。到家之後。不復相聞。知又五年再赴調。亟尋舊游。茫無所覩矣。悵然空還。忽遇之於半途。雖年貌加長。而容態亦媚秀。即呼揖問訊。女曰。隔澗滋久。君已忘之耶。士喜甚。扣其徙舍之由。女曰。我久適人。所居在城中某巷。吾夫作庫務事。暫繫府獄。故出而求援。不意有值故人。能過我啜茶否。士忻然。並行二里許。過士旅館。指示之。女約就彼從容。遂與之狎。士館僻在一處。無他客同邸。女曰。此自可棲泊。無庸至吾家。乃携手入其室。留半歲。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畧無分毫求索。士亦不憶其有夫。未嘗問。將還。議扶以偕逝。始歛。社顰感曰。自向來。君去後。不能勝憶念之苦。厭厭感疾。甫期年而亡。今之此身。益非人也。以宿生緣。契幽魂。相從佳期。有盡終天。無再合之歡。無由可陪。後乘慮見疑訝。故詳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瀉。惟宜服平胃散。以補安精血。士聞語驚惋良久。乃云。我曾看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之。藥味皆平。何得

功效如是。女曰：其中用蒼朮去邪氣上品也。第如吾言，既而泣下。是夜同寢如常。將旦，慟哭而別。暴下服藥，一切用其戒。後每為人說，尚悽慘不已。一族侄圭子錫知其事。

蔣良輔

南城人。蔣良輔，業儒不成，老於鄉校。淳熙十年病卒。半日復蘇，語家人曰：適被追到冥府，站立庭下。偶閻羅王未出廳，故得暫還。然亦不能久也。越二時，殞竟長逝。

遠安老兵

峽州遠安民家，篤信仙佛。嘗作呂公純陽會道衆，預者頗盛。齋供既罷，一老兵從外來，著敝青袍，躡破麻鞋，負兩弱籠，弛擔踞坐，呼叫索食，却之不可。其家尚有餘饌，隨與之。既又求酒，昇以小樽，一吸而盡。至再三皆然。主人駭其量，語之曰：尚能飲乎？曰：固所願也。但為君家費已多，不敢請耳。酒至，到手即空，不遺涓滴。徐問今日所作齋會，主人指壁間畫像示之。客注視微久，不能識云何。告以故，客曰：非也。倘真人自來，寧識之乎？因笑曰：我却會識他狀貌。結束全然與此別。與我絹五尺，當為追寫一本。主人喜，既付之。客接絹不施粉墨，但真手中摹畫，俄而大吐，就以拭殘污。王姑惡焉。

度其已醉。無可奈何。旁觀者至唾罵引去。良久納瓶於空瓶。笑揖而出。一童採瓶中取視。則仙像已成。衣履穿決。宛與向客無小異。其家方悟真人下臨。悔恨不遇。標飾寘淨堂。謹事之。時淳熙七年。筠川新昌人鄒兼善為邑主簿。傳其事。

巴東太守

余紹祖奉新人。登紹興丁丑進士第。淳熙末。通判江陵。當赴官。以道遠不挈家。惟二子一館客同塗。啟行次日。抵分寧縣境。毛竹山。晚宿僧寺。纔入松徑。主僧率其徒迎揖甚肅。別有一道人居其中。既下車。憩坐法堂上。余以僧禮意勤厚。問之曰。適間元不曾遣使卒先至。師何以知我之來。僧曰。山村寂寞。本不預聞外事。偶今早見道人說。夜夢大官當到此。故終日灑掃敬事。而吾官果至。異日必為貴人矣。余默喜。僧退。命邀道人與之酒。審厥夢。曰實然。但不暇為僧語其詳。今請畢其說。昨夢貴客至寺。徑入寺後。古木朽穴中。而木甚茂盛。方訝其異。旁有一人云。是某郡太守也。余聞之。謂正為倖貳。距郡守只一間。且身棲木穴。恐非吉兆。予以丁固生松事。與館客同寬釋。余意頗自慰。與道人衣一領。錢一千。謝使去。暨到官。將受代。適巴東缺守。荆帥趙丞相薦其姓名。朝廷從其請。命既下。趙公就道。吏卒送之西。未行感疾。趙諭幕

客張鎮。為按醫治療。醫言脈已絕。趙餌以金丹似少間。一日正晝呼其子。天色已夜。何不張燈。子答以日當晝。余叱之。其僕燃兩燭至。又云了不見有光。須臾增至十餘條。亦如初。子疑為失明。近而瞻視。雙目瞭然。俄頃而卒。蓋將亡時。精神消散。所謂眼光落地者此歟。

林學正

福州老儒林君。自幼力學。而終身不偶。以教授生徒為業。累報貧。居於州之南境。與翁曰接。陳魏公與之有舊。及為相。貽書招之詣闕。欲有所成就。辭不行。王瞻叔參政帥閩。公言林平生行義。不妄取子。使加禮重。王訪其所止。遣五兵一車。齎錢三萬。聘以為學正。林受帖甚喜。館使者於傍舍。置酒設饌。約以即治裝。黎明戒塗。是夕無疾而卒。鄉人嗟惻其寤。謂無此橫財。當未入鬼錄。乃知踰分躁求。固有定數。筠州通判李善學。嘗在其席下。備言本末。

高周二婦

南城鄧札生子。雇田傭周僕妻高氏為乳母。時其夫已亡。高與息少年通姦。至於孕育。慮為人所訟。溺殺兒。後數年。得盡病。腹漲澎亨。面色如旣蠟。徹日夜呼痛。至不可忍。

聞淳熙十四年七月病亟家人環視高曰天氣毒熱我身如火何故更抱嬰兒來相煩亂俄伸足為蹴踏狀又曰汝輩不為我除去我已自踏向床下了少頃復為糖觸之勢且望空紛呶辨數皆知其殺子之寃生受此報明日死其女在傍目擊之既嫁因產女思其已多貧無以贍給即漬諸水盆內明年再懷妊見累蛇入房驚而成疾至困臨終謔語累日略與母死時同。

夷堅志卷四

趙岳州

宋 洪邁撰

朝散大夫趙善宰。字彥平。居於建昌。淳熙丁未。除岳州守。未及上。以十一月卒於家。明年。其子汝昌。夢到官曹。徐行抵庭下。望乃父朝服據案決事。見昌至。甚喜。未及相語。視四隅。文書充塞棟宇。父曰。吾才去世。即受命作陰官。權力不減。在生為郡時。持苦於省閱文牘之繁。卒無斯須暇。吾殊不樂居此也。昌曰。既不樂。何不求脫去。曰。吾已除代者兩人。吾獲免不久矣。昌曰。代者為誰。姓名可得聞乎。曰。周昭卿。童伯虞。二鄉人也。言畢而寤。詰旦。伯母戴氏及弟妹皆悲泣。因喧傳一城。聞者謂不應連用三同郡士夫。為一職。不以為信。昭卿者。朝奉郎周煥方。調坑冶贛州主管官。次年冬。當赴而卒。伯虞者。朝請郎童栝。聞此說。深惡之。時吉州萬安縣解印。即詣闕注此官。且以讓趙夢。云若已與周為代者。即之任。紹興壬子。秩滿。吏部差知雷州。客都城待班。陞對。買二小妾。滯留頗久。歲將盡。卒邸中。三君子在建昌稱善類。聰明正直。為神不誣。其相去亦只二年。或三年。幾如世間資考也。甲志記孫點石倪徐楷相踵為泰。

山府君三人同一概。甚與茲事類。但此皆鄉人接武。為小異云。

豐城下度

豐城縣界三港口。新開河一律。名下度。紹興庚戌八月。岸上居者王媪。夢一客。衣服不潔。形容瘦瘠。若平生素相識。來致謝云。寓此經年。煩擾多矣。數日間當捨去。故專告別。媪覺以語其子。莫知何謂。後五日。同邑苦竹村民嚴克。識二子。往山西玉隆宮。謁許真君。過而登舟。未濟。俱溺死。道俗奉許真君極肅敬。二嚴沿途飲食酒肉。疑以是獲譴云。

兜率寺經

分寧縣兜率寺。有張天覺所書圓覺經。兵火後。為近居民黃生所得。寺僧求之不許。黃愚人也。不知為可貴。視其紙堅淨。遂毀以為卧榻單。久之得癩疾。痛苦具備。數年乃死。

吳滲二龍

營道士人吳沂。淳熙丙午。獲鄉舉。丁未下第。夢二龍扶其體。又夢人令更名滲。則當再獲薦。至己酉春。上登寶位。吳自謂且平揖一第。每語人曰。二龍扶吾身。益來歲龍。

飛策士。吾必魁天下。為龍首也。遂更名。果再預選。乃居末級。榜首益其叔應龍而待。補小榜。有石應龍。遂符其兆。洎庚戌省試。兵訖不偶。怏怏成疾。還家。忽具綠袍鞞簡服之。入揖祖母及母氏。家人怪問之。答曰。冥司請我作判官。今便赴上。遽再拜。敝別而出。徑赴井傍。直墮其中而死。

資聖土地

建昌孔吏目范荀。為子納婦。資錢十千於資聖寺長老。經二十年。僧既死。荀亦歸攝。因循失於償還。荀後得疾且篤。呼其子觀光謂之曰。憶汝娶婦時。曾借資聖寺錢。今本處伽藍神。遣人隨長老來索取。可急買紙錢燒與之。又指示家眾曰。土地之使。偕長老。見在此拱立。汝輩不見耶。洎焚楮訖。又曰。兩人已去。欲往報。□□□□省。幹理會事也。至夜。荀死。徐生名以寧。萊州人。方自吉州監贍軍酒席替回。未幾亦卒。時淳熙七年。先是徐父奉直大夫者。寓居彼寺。寺之人用常住物。假其名以規利。奉直因是頗拚有其資。以寧與聞之。故致然。僧祖珏說。

張尚書

張彥文尚書大經。長者也。布衣時。與建昌景德寺僧紹光厚善。後為諫議大夫。紹光

死於鄉。張公益未知也。夢其荷械立庭下。泣訴曰。紹光以某月某日死。緣生前罪孽深重。沉淪地獄。無從脫免。願公不忘平生。持為救釋。請作佛事。以濟冥塗。憶有金一兩。在弟子姚和尚處。并有錢二十千。在市上某家。倘索而用之。庶可獲助。張許之。他日遣僕歸。詢其事。皆合。乃命其子元晉。取金與錢。為誦經轉輪。仍塑觀音像一軀於太平興國寺。燃長明燈以供。且刻石紀以示人。當淳熙初。張提舉湖南常平。巡歷屬城。至道州北境三十里。宿於杏園寺。夜夢婦人求葬。已言甚懇切。旦以告主僧。得其柩。以屬營道宰。瘞諸原。益其惻隱之心。類如是也。

七姑子

乙志載汀州七姑子。贛州亦有之。蓋山鬼也。遍城郭邑聚。多立祠宇。其狀乃七婦人。頗能興禍咎。淳熙十年。臨安人王大光。為坑冶司幹辦公事。閩卒白。今早啟戶。未幾有賣豆乳者來。數女婦從宅出。就買。謂之曰。汝少須於此。當持錢以還。久而不出。不知誰人。敢以告。大光駭曰。我家人不應侵晨自買物。必妄也。若或有之。殆鬼物假託。但白日昭昭。寧得如是。閩以姑子為言。遂往視其祠。豆乳正在香几上。大光即命烹熟以薦。而代償所值。

甄錡家醜

甄錡知南康軍。感疾遂亟。醫者已束手。其子曰侗曰儻。延天慶觀道士。即軍治建醮。延請命。備極誠敬。至供獻器皿七箸。皆易以新者。既畢事。錡與二子及主醮道士俱夢入大官府。見一神呼曰。甄錡大數已盡。上帝以二子孝誠可嘉。並齋筵精如法。特與延壽一紀。明日皆欲言之。侗曰。果獲響答。宜以紙筆具述。勿形口說。庶幾可信。於是如其請。所夢悉同。咸為甄氏致慶。意老人壽算當符所增之數。然至明年是日而卒。計其時恰有十二月。識者謂一紀為十二歲。陰司不欲明言。故以一月為歲。天限之不可逃如此。

蔡第娘

陳先道。字不矜。南城人。自桂林罷官歸。過洞庭。夢綵衣童。自言是洞中龍子。奉命告君。勿食蒜韭及犬。後三年當有所遇。及期。六月在河中暮府。沿檝如商州。道經藍田。宿於藍橋驛。夢向所見童執節而來曰。仙子候君至。遂導以行。到一處。峻崖峭壁。童以節扣石壁。聞鏗然掣鎖聲。俄入洞戶。棟宇華煥。金碧絢赫。佳花美木。世所未覩。稍進抵中堂。望一麗女。方笄歲。姿態縹緲。宛若神仙中人。正隱几寫佛書。顧客至甚。

喜相延對席談說如雲。陳乘閒調之曰：獨居悶乎？笑曰：神聖無悶。既而置酒同飲。累十觴。引生於室。室中皆錦綺文繡之飾。燒蠟炬大如椽。女子曰：人間方酷暑。此處則無暑氣。陳但覺清涼如新秋。從容言吾蔡員外女。今住吉邑。以塵緣未盡。富於春秋。名媿字清娘。小名次心。幼時善秦箏。父母以其與彭氏女名嫌。更字曰箏娘。得與君接幸矣。君仙材也。但世故膠膠。不容久居此。又言司命不欲與君大官。恐復墮落耳。因出白玉牌投之。請曰：君既游物外。不可無紀。陳操筆立成十絕句。其一曰：玉貌青童洞裏回。洞中仙子有書催。書詞問我何多事。何不驂鸞早早來。其二長恐凡材不合仙。喜逢神女執因緣。雲中隱隱開金鎖。路入麻姑小有天。其三海石榴花映綺窗。碧芙蓉朵亞銀塘。青鸞不舞蒼虬卧。滿院春風白日長。其四沉沉香氣映房櫺。翦簷頭盡日風。汗雨頓稀塵慮息。始知身在蕊珠宮。其五老聃西逝即浮屠。莫怪窗間貝葉畫長。晒楊妃仙格勢。却教鸚鵡誦真如。其六常怪樂天長恨詞。釵鈿寄語太傷悲。于今始信蓬山上有憶。人間有問時。其七一到仙宮白玉堂。氤氳香澤滴衣裳。非龍非麝非沉水。疑是諸天異國香。其八玉女倚天多喜笑。素娥如月與精神。假饒不許長年住。猶勝人間不遇人。其九瓊漿飲罷日西沉。瞬息觀游直萬金。塵累滿懷

那住得。鳳蕭休作別離音。其十玉水本流三島上。蟠桃生在五雲間。若非此處皆凡
猥。劉阮昏迷錯往還。寫畢。復飲。女命侍兒以蕭度離鳳之曲。曲終而寤。蕭聲故在耳。
後兩夕。復夢童攜詩牌白曰。仙子謝君。玉女即天女也。素娥月精。以鬼況。甚無謂。劉
阮太真列仙也。常相往還。君何訾詆之甚。老子為九天最尊。奈何輒斥其名。今為易
老聃二字為道家仙格勢三字。為苦輕肆。皆凡猥三字為那真貴。陳悉依其語。童遂
去。且行且言曰。人間文士輕薄。好譏毀人。回頭微笑而去。自是不復再逢。陳自作文
記其事。女與陳飲。數終宵。曾不及亂。非唐稗說所記諸仙。此其真玉妃輩乎。

章澄娶妻

臨川士人黃則。字宗德。乾道五年登科。調監衡州安仁縣酒稅。待次鄉居。同郡黃祖
清為才。夢其友章澄娶則妻朱氏。明日語澄。澄笑且愠曰。黃宗德方盛年。而吾婦無
恙。烏有是事。毋戲我。未幾。則赴官。踰歲而卒。已而澄亦喪偶。其後竟聘則妻為繼室。

姚迪功

建昌新城姚叟政和三舍法行。時為軍學生。嘗謁夢于神。以下窮達。夢已著公服。設
香案於所居門外。謝恩。覺而不曉其旨。或云。老生當受恩科。而不及赴省。例門賜勅。

牒以為諸州助教。于是憮然自念曰：豈吾旦夕預貢選而蹉跎不第。至於持奏名乎。已而累舉不登籍。遂束書歸休。絕意榮路。紹興乙卯。皇太后慶八十。需澤錫類。姚以孫思賢獲鄉薦。得迪功郎。實祗命於家門。距昔者之夢。恰五十年方驗。

趙善待

宗室善待。居建昌城南之麻洲。與其子汝泰。皆常取應薦名。該遇己酉。覃霽當補右列。父子俱詣闕料理。留滯旅舍。行囊將竭。捨而西歸。倩鄉人傅傭候告命。既還舍。父夢子告至而已未也。寤而疑惑。謂途中或有失墮之患。越數日。又夢往所居二里間林田寺。四顧無人。獨子婦鄭氏同在。夢中亦以為嫌。局脊不安。旦起語其家。皆嬉笑。後兩日。忽若咽間痺痛。粥藥湯飲皆不能進。信宿而卒。及告至。則已亡。不獲拜命。俄而鄭婦繼死。雙柩並寄殯于林田云。

鄧興詩

建昌鄧希坦。娶朝奉郎李景適女。生二男一女。女嫁承議郎徐宗振。長子大防。次男名興。詩于女為兄。好學有雋譽。夢為人召至一處高闕華宇。三美男子坐庭上。置酒作樂。侍姬十數輩。皆頂髻髻。衣紅寬袍。如州郡官。妓分立左右。或歌或舞。興詩諦視。

不舍久之始認妓中一人乃厥妹也妹亦頗屬目流盼須臾一男子呼與詩來前命擊鼓辭以素為書生答不諳此藝其人強之曰但隨汝意搥擊雖不合音調無害也覺而惡之以語父母兄妹不謀而同蓋皆感此夢也相與嗟異未幾宗振赴行在息民樂局鄧女隨夫侍行卒於臨安興詩繼歿於鄉里三少年者所謂木下三郎者也建昌多其祠宇希坦所居先與一廟相近故被其孽

童漢臣

南城童漢臣士人也生二十年而歿厥後故友蔡拔夢其來問訊交際宛如平日已而連夕或間一夕必見之拔頗懼乃徙寢他室夢之亦然且泣曰自古皆有死獨我冤屈不可言拔曰君不幸正盛壯下世但以善而死何得云耳曰視我形相何如視之乃成大蜈蚣累身赤足長尺餘延緣壁間拔驚而寤自是不復夢

徐防禦

吉州吉水人羅欽若楊主簿與眼醫徐遠同游邑野外遇一客注目熟視不已三人同詢之曰汝豈能說相乎曰然因試扣之謂羅曰君異曰可至大夫謂楊曰君命祿粗備却當以子貴如能早致仕可生封員郎未乃謂徐曰君真貴人也三人相視錯

憺雖童奴亦皆哂其長亦謂之曰羅楊皆是及第官人徐生只一醫者負笈行術日得百錢他無資身之策如何能貴客曰非汝所知曰近清光者始名貴人此公將遭過矣眾一笑而散其後羅楊爵秩如其說徐旅泊臨安棲棲不得志適顯宗太后患目疾訪草澤醫遂得展效補官與宅錫賚不勝計稱為徐防禦有子登科

黃左之

黃左之福州人為太學生預淳熙七年薦書是歲冬池陽士人王生亦赴省試其家甚富以錢百千與黃左之納課王生事某神極靈驗黃致禱夢神告曰君來春必及第指一女子示之曰此君之婦也黃視女狀貌不甚長簪羅帛花於髻恍惚間似爪搔黃手既覺手猶微痺自念若榜下娶妻豈無珠翠之飾顧簪羅帛花乎王與黃游處頗久相得益歡遂約曰君若登科當以息女奉箕帚明年果中選遂為王壻得奩具五百萬成禮之夕儼是夢中所見者簪花亦然黃初調南城尉為人道此

青童送筆

上饒余禹嘯待次全州教授淳熙己酉科舉時玉溪門外李嵩餽夢青衣小童持筆五枝授之曰煩汝送去余教授處李接視但三枝有筆頭其二只空管耳明日往告

余不能曉也。洎貢闈揭榜。余氏子弟三預薦。二中待補選。次年任鑄登科。

鍾世若

紹熙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鍾世若。謁仰山乞夢。以占秋試得失。是夜夢自廟外門進。抵庭下。顧見廊廡間。背縛一人於柱。回望鍾。欣然有喜色。且笑且語。因驚寤。為朋友言。不能曉其指意。迨入試。出反身而誠。樂莫大賦為題。始默悟。昨夢背縛者。反身之義。顧笑者。樂也。神既告以題。必可中選。乃精思運筆。至五韻押馬字。欲用孟子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及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等語。慮無他經句。堪對不覺。伏几假寐。髻間見黃衣一吏。叱之曰。場屋日暮有限。豈汝晝寢時耶。鍾曰。正為尋索故事。作對未得。吏問其故。具以告。吏曰。何不用孔子不忍天不尤人。與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為對乎。鍾灑然而起。遂綴緝成。隔聯云。孔不忍尤。飯蔬食在其中矣。孟無愧怍。王天下不與存焉。書畢。自喜為得神助。持卷而出。考官閱讀。批其旁云。隔對渾成。可以冠場。實之首選。洎揭榜。經義為都魁。鍾居其次。

羅維藩

羅維藩。字价卿。吉水人。乾道五年省試。夢其父告曰。爾在舉場。不可與福唐杜申。乳。

緣爾家校杜甲。虧了二十八年陰德也。兩人皆以治詩有聲。暨榜出。杜為經魁。羅同奏籍。而在杜之下二十八名。殿庭唱名。杜居第二甲。羅第四甲。相去甚遠。

戴之邵夢

戴之邵。字才美。吉州人。少涉獵書記。無所成名。貧不能自養。傭書於里中富家。一夕夢荷鋤入其園。斫地才一揮。得銅印一紐。方徑二寸。有繆篆若與器款識。視之。其文曰。日方伯連率凡五字。懸諸肘後。再揮鋤。得一板。類今時所用漆札。題詩兩句曰。愁絕江梅開嶺岸。不知失脚到南塘。至三。得銅天尊像九軀。攫而懷之。至四。得小印八九。悉拾取而歸。見其家方祀神。禮畢撤饌。遂寤。夙興頗喜。謹誌於主家書冊之末。自是感激思展奮。願無以資身。放浪江湖。學作大字。為市井寫扁額。薄游抵長樂。適張魏公居彼。願見無由。稍掃隸人之門。以希一盼。值其誕日。宿造廳事。以紅粉書壽字於地。廣長二尺。許公出見。問為誰。隸以戴道人對。命呼至前。攜以緡錢尊酒。辭不受。曰。之邵妄意功名。所望於相公者。固不在此。輒銜竒以自售。公壯其言。遺書屬之。軍帥帥收隸行伍。且多與之金。俾偵邊度。息耗既行。過期不反。疑其亡去。經數月。乃還。帥問稽留之故。曰。昨乘間潛入中原。馴至洛都。躬謁永安陵寢。扣其證驗。曰。有碑。

刻在。出諸袖中而示之。帥轉聞於朝。不沒其貴。仍加推薦。高宗正以諸陵為念。遽命召見。戴敷奏詳盡。音吐如流。天顏悅懌。詔補保義郎。戴以本諸生。不願右列。遂換左承務郎。已悟昨夢第一夢日字者。而君之像也。九天尊者祖宗也。未幾。擢守均州。兼管南安撫。又悟方伯連帥之應。罷官歸鄉。訪故傭主。餉遺累千緡。求其所誌書。冊以自表。旋起知雷州。地居嶺外。有地名南塘。又合前詩句。其後歷太府丞。刑部郎官。則小印之驗也。久之。言者論其所得山陵文刻。乃北方義士肅朱欲獻納者。而為戴戕殺。掩有其功。因是被出以卒。戴亦個倘負俠氣。或言所殺者。蓋一僧。臨死一歲間。觀其為祟。未得其本末也。

錢塘縣尉

政和中。提舉兩浙路學事楊通貫之。按部婺州。往訪一異人。坐間典牋吏。以錢塘尉書至。未啟。緘異人曰。得非求舉乎。楊曰然。方欲論薦。曰無益也。渠為五百驚訴冤。非久於世者。楊未之信。明日遣使卒持薦牘往。比至則已殂。楊後到錢塘。呼尉吏而問其狀。對曰。以病死。曰嘗殺鷲乎。曰平生不曾殺生。數月前。平江朱太尉託造鷲鮓。遂買五百頭。醢之。楊深加悼歎。疑異人者。通知幽明之故云。

符離王氏蠶

西陽雜俎支諾臯篇載新羅國人旁乞求蠶種於弟。弟蒸而與之。乞不知也。至蠶時。有一生焉。日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弟伺間殺之。百里內蠶飛入其家。意其王也。是說殊怪誕。近宿州符離北境農氏王友聞居邑之蔡村。與弟友諒同娶邑人秦彪女。天性狼戾。日夜譖諒。竟分析出外。或經年不面。而諒嘗乞蠶種於兄。秦以火燭而遺之。諒妻如常法煖浴。以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重百斤。秦氏伺諒夫婦作客東村。但留稚女守舍。秦呼其夫同詣之。詐女往庖下。直入蠶房。見蠶卧牖畔。喘息如牛。食葉如風雨聲。秦鞭以巨挺。每一擊輒吐絲數斤。秦震怖。魂魄俱喪。急促夫歸。因病心顛。踰日。而友諒蠶成繭。幡然如變。繅之。正得絲百斤。

王揖雙雞

鄱陽卜者王揖。僦旅邸一室。畜雙雞。一牡一牝。牝生子。正抱喙於棲中。揖有客喚童。取其牡。將殺而烹之。牡叫呼。牝聞聲。走行棲外。孜孜注眈。哽咽悲鳴。若欲訴揖。而免牡之死。揖勿悟。竟殺之。牝躑躅哀鳴。不復顧羣雞。終夕唧唧。晨起不復食。疑立砌下。沉沉如醉。然少焉。氣溢其吭。遂喘而死。夫雞一物耳。至哀其偶。而與之同死。有貞婦

之節。彼有視其夫死。肉未冷而即背去者。此難羞之矣。

孝張二

鄂州大吏丁某死。妻年方三十。與屠者朱四通。其子二郎尚少。不能制。至於成立。朱畧無忌憚。白晝宣淫。反怒丁子不揖。以為見我無禮。益以假父自處也。丁憤懣。以母之故。且慮醜聲彰著。隱忍弗言。有孝張二者。密州諸城人。遭亂南徙。亦以屠為業。壯勇威氣。丁意可屬此事。而每與儔輩詣市飲酒。張擔肉過前。輒呼買之。而厚酬厥價。又或至數倍。他日邀之飲。問何不作區肆而行。賈僕僕。張曰。非不能之。但赤手乏本耳。乃付之數百緡。默念彼當感我恩。證必可使從容。曰。君知我心中有不平事乎。曰。不知也。丁以乞毆朱為請。張怫然曰。訝。汝貸我錢。蓋陷欲我於爭鬪。奮衣而起。自後相遇。邈然如不相識。迨於絕交。眾哂丁不知人。而下交非類。丁亦銜之。未幾。張拉朱同渡江。買豬於漢陽。爭舟相毆擊。既歸。夜入朱室。殺朱與男女三人。自縛告官。終不及丁一詞。時岳少保領大兵駐鄂。嘉其志義。移檄取隸軍中。不問其罪。後以功補官。

甯行者

樂平明溪甯居院。為人家設水陸齋。招五十里外杉田院甯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

小室村刹牢落無他人伴處。時暮春之末。將近黃昏。覺有婦女立窗下。意其比鄰淫奔。夙與僧輩私狎者。出視之。一女子頂魚鮫冠。語音儂利。容儀不似田家人。相視喜笑曰。我只在下面百步內住。尋常每到此一寺上下。無不稔熟者。甯居鄉唾平生夢。無此境界。惟恐不得當。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閉戶張燈。寺童以酒一甕來。餽甯啟納之。女避伏床下。甯謂童曰。文書甚多。過半夜方可了得。吾至此時方敢飲。乃留之而去。復閉戶。女出對酌。胸次挂小鏡。甯取觀之。問何用。曰。素愛此物。常以隨身。所著衣皆素潔。而裳褶處不熨帖。俾俾露現。甯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真箱篋。失於晒暴。故作蒸濕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燭如畫。女色態益妍。纏綿靡洽。甯終夕展轉不成寐。女熟睡。將曉出門。甯送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當復來。才別。而主僧相問訊。駭曰。師哥燈下寫文字。但費眼力。何得辭氣困憊如此。甯唯唯。未以寔告。僧顧壁間插玫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其前種玫瑰。當花開時。人過而折枝者。必與女遇。或致禍。其來已久。今爾所見。是其鬼也。宜急歸。勿留。甯愧懼而反。然猶卧病。累日。後還俗為書生。今在淮南。